

歐美名家小說

# 俠隱記

法國大仲馬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作者自序

予讀國庫書。蒐羅路易第十四一朝故實。偶見所謂達特安傳者。是書因觸當時忌諱。刊行於荷蘭。予取而讀之。見其所述。大抵皆軍人之行爲。與夫當代名人之事實。如路易第十三。奧國安公主。路易第十立殊利馬薩林。兩紅衣主教。其最著者也。作者獨具寫生神手。描畫情景。惟妙惟肖。躍躍欲動。如在目前。最奇者。書中敘達特安初見特拉維。遇三人焉。曰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予讀而疑之。疑其爲當代豪傑。或因遭逢不幸。或因懷才欲試。姑隱其名。以當軍人。以假名行於世。予乃廣搜當時記載。以採掇其事蹟。久不可得。悶欲中止。忽友人得抄本見貽。題曰德拉費伯爵傳。則彼三人者之假名在焉。予得之甚喜。請於吾友。刊行之。以餉讀者。亦欲藉他人之書。作以博一己之功名。今先出第一部。續出第二部。偷讀者以爲無足觀。是則予之過也。於德拉費伯爵何尤。

摘譯英國安德朗序

序曰。(中略)仲馬居軍營劇場久。習慣放蕩。此予不能爲之諱。惟其敍三大俠事。表彰剛德。不遺餘力。而於弘毅勇敢。忠誠任俠之事。尤三致意焉。書中詼諧處。令人曠飯。激昂處。令人起舞。不得目爲好勇鬪狠。而抹撥之也。(下略)

# 俠隱記目錄

## 卷一

- |     |        |
|-----|--------|
| 第一回 | 客店失書   |
| 第二回 | 初逢三俠   |
| 第三回 | 統領激衆   |
| 第四回 | 達特安惹禍  |
| 第五回 | 雪恥     |
| 第六回 | 路易第十三  |
| 第七回 | 四大俠之跟人 |
| 第八回 | 邦那素夫妻  |
| 第九回 | 邦那素被捕  |
| 第十回 | 老鼠籠    |

第十一回 達特安之愛情

第十二回 巴金汗公爵

第十三回 入獄

第十四回 蒙城人

卷二

第十五回 廷辯

第十六回 搜書

第十七回 主教之手段

第十八回 懦夫出首

第十九回 送信

第二十回 搶照殺人

第二十一回 金剛鑽

第二十二回 跳舞會

第二十三回 第一次幽期密約

第二十四回 大失所望

第二十五回 摩吉堂獵酒

第二十六回 阿拉密談經

第二十七回 阿托士之妻

第二十八回 賭馬

卷三

第二十九回 辦行裝之難

第三十回 達特安追尋密李狄

第三十一回 達特安會密李狄

第三十二回 老狀師之款待

第三十三回 密李狄之祕密信

第三十四回 阿拉密同頗圖斯之行裝

第三十五回 達特安報讐之法

第三十六回 密李狄報讐

第三十七回 密李狄之隱事

第三十八回 阿托士辦行裝的錢

第三十九回 路逢邦氏

第四十回 達特安會主教

第四十一回 戰場遇刺客

第四十二回 十二瓶好酒

第四十三回 火槍手遇主教

第四十四回 主教之詭計



第四十五回 夫歸密談

第四十六回 奇賭

第四十七回 喫早飯的地方

第四十八回 威脫的家事

卷四

第四十九回 密李狄

第五十回 威脫與密李狄之密談

第五十一回 巡查

第五十二回 監禁之第一天

第五十三回 監禁之第二天

第五十四回 監禁之第三天

第五十五回 監禁之第四天

第五十六回 監禁之第五天

第五十七回 末了一段把戲

第五十八回 逃走

第五十九回 行刺

第六十回 找尋邦氏

第六十一回 比東庵

第六十二回 密李狄之布置

第六十三回 太遲了

第六十四回 紅衣人

第六十五回 問罪

第六十六回 正法

第六十七回 達特安二次見主教

第六十八回 結局

佛羅誤 目錄



# 俠隱記卷一

## 第一回 客店失書

話說一千六百二十五年四月間。有一日。法國蒙城地方。忽然非常鼓噪。婦女們往大街上跑。小孩子們在門口叫喊。男子披了甲。拿了槍。趕到彌羅店來。跑到店前。見有無數的人。在店門口。十分擁擠。當時係黨派相爭最烈的時候。無端鼓噪的事。時時都有。有時因爲貴族相爭。有時國王與紅衣主教爭。有時國王與西班牙人爭。有時無業遊民橫行霸道。或強盜搶劫。有時因耶穌教民與天主教民相鬪。有時餓殍成羣入市。城中人常時預備戒嚴。有時同耶穌教民打架。有時同貴族相鬪。甚至同國王相抗擊的時候也有。却從來不敢同主教鬧。這一天鼓噪。却並不因爲盜賊同教民。城裏的人跑到客店。查問緣故。纔知道是一箇人惹的禍。此人年紀約十八歲。外着羊絨衫。顏色殘舊。似藍非藍。面長微黑。兩顴甚高。頰骨粗壯。確係法國西南角喀士剛尼人。頭戴兵帽。上插鳥毛。兩眼灼灼。聰明外露。鼻長而直。初見以爲是耕種

的人。後來看見他掛一劍。拖到腳後跟。纔知道他是當兵的。這箇人騎的馬。最可笑。各人的眼。都看這馬。這馬十三年。老口毛色淡黃。尾上的毛。丟光了。腳上發腫。垂頭喪氣。入城的時候。衆人看見那馬模樣。難看十分。討厭。因爲討厭。馬就討厭到騎馬的人。這箇騎馬的少年人。名叫達特安。也知自己模樣古怪。馬的樣子更難看。衆人擁來看他。心中十分難過。當日從他老父手裏。要了這匹馬時。心中已是十分難受。不過不好當面說出來。按下不提。且追說從前的事。有一日。達特安的父親。喊達特安到面前。指着老馬說道。這一匹馬。已經有十三歲了。在我們家裏。也有十三年了。總算是老奴僕了。你應該疼愛他。纔是你千萬不要賣他。等他好好的老死。倘若將來。你入朝做官。總要做箇君子。我們得姓以來。有五百餘年。做官的人也不少。你要榮宗耀祖。你將來只要受國王或主教的分付。不可受他人分付。現在世上的人。要勇敢。方能有進步。一時疑惑。膽怯。就錯過了機會。從此就難上進。你正在少年的時候。前程無限。只要你自己好好的做去。我今告訴你。我何以望你有膽。却有兩層的

緣故第一層因你係喀士剛尼人第二層因你係我的兒子你遇見凶險的事却不要怕不但不要怕並且常時要找極凶險的事來做用劍的本事我已經教過你了你有的。是鐵筋鋼腕遇着機會不妨同人相鬪因爲現時禁止比劍膽子却要更大些不妨多同人比劍今日你與老父分別我無甚相送只有三件好事第一件就是剛纔教你的說話第二件就是這匹馬第三件是十五箇柯朗。名無錢你母親要傳授你一條極好的醫傷良方此方神妙身上的傷都能治惟有心傷不能治老父從前只打過仗却未曾入朝做過官可惜不能做你的榜樣我有一箇隣舍同我是老朋友名叫特拉維少年時同現在的國王路易第十三做頑耍的朋友他們從前常時因爲頑耍打架起來都是我的朋友打贏的趟數多但是國王却也可怪打架越輸的多越喜歡同特拉維做朋友以後特拉維同別人打架的時候更多他從此處起程進京巴黎路上就同人打了五次老國王死後新國王登位中間特拉維又同人打架七次打仗攻城的事還不算自現今國王登位後特拉維同人相打總有一百多

次了。我今告訴你。雖然現在有許多上諭。禁人比劍。特拉維居然無事。他做到火槍營統領。他所帶的火槍營。算得國內最體面的人。國王還敬重他們。現在的主教。算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了。見了火槍營的人。也怕他三分。特拉維不但得人敬重。並且每年有一萬柯朗薪俸。總算是箇極闊的人了。他雖算闊。從前出身的時候。並不比你強。我今寫了一封信。你帶去見他。就拿他做一箇好榜樣。學了他。你也可以做到他的地位。老頭兒說完。把劍掛在兒子腰間。親了兩邊臉。兒子就去見母親。收了醫傷良方。母子灑淚而別。特達安裝束好了。出了門。一路上就揮拳舞劍。尋人爭鬪。但是他所騎的馬。模樣古怪。過往的人。看見禁不住笑。及看騎馬的人。腰掛長劍。兩眼怒氣沖沖。便不敢開顏大笑。只好拿一邊臉笑。一路無事。到了蒙城彌羅店門口。沒人出來執馬鐙。特達安只好自己下馬。看樓窗裏一箇人。像貴人模樣。貌甚嚴肅。同兩箇人說話。特達安疑心那三箇人。總是評論自己。留心細聽。聽得那三箇人。雖然不是評論自己。可是評論自己所騎的老馬。第一箇人。在那裏說那馬難看。那兩箇



聽完大笑。著書的人方纔已經說過。達特安看見人家一邊臉笑。他已經發怒。現在聽見人家大笑。豈有不怒之理。他暫時兒不發作。且把那人細看。見得那人年約四十餘歲。兩睛甚黑。眼光射人。面白鼻大。兩撇黑鬚。身上衣服雖新。却有許多縐紋。似從遠路來的。達特安正在這裏看。那箇人又評論他的馬。對面兩箇人又大笑。那人自己也微笑。達特安手執着劍柄。怒氣沖沖。向那人說道。你們躲在窗後說什麼。請你告訴我。我也要同你們笑笑。那人慢慢將兩眼從老馬身上。轉到達特安面上。半晌不語。在那裏疑惑。方纔無禮的話。恐不是向自己說的。徐徐的繃住眉頭。半嘲半諷的。向達特安說道。我並未曾同閣下說話。達特安怒那人冷諷他。答道。我正是同你說話。那人聽見兩眼又射在達特安臉上。微微冷笑。徐徐行出店門。站在馬前。離達特安兩步。那兩箇人見他面色侮慢。不禁大笑。達特安看見那人來至跟前。便拔劍出鞘一尺。那人並不管達特安發怒。便向樓窗兩人說道。這匹馬少年時候。毛色似黃花。在花木中。黃色不算稀奇。但是世界上黃色的馬。真算稀奇了。達特安答道。

世上的人很有膽子笑馬。却沒膽子笑馬的主人。那人答道。我並不十分喜歡笑。你看我面貌便知。但是我要笑時。別人却管不得。達特安道。我若不喜歡時。却不許人來笑我。那人便用冷語答道。果真如此。也無甚要緊。轉頭便要行入店門。達特安忍不住火起。拔劍跟住那人喊道。你那無禮的人。回轉頭來。不來。我就要斫你的後背了。那人並不介意的冷笑道。你想傷我。你莫不是瘋漢麼。又低聲自言道。這事真可惜。王上正想招募有膽子的人當火槍手。這箇瘋漢。倒可以合式。說猶未了。達特安已是一劍刺來。那人往後一跳。拔劍相向。那時樓窗內的兩箇人。同那店主人。手拿棍棒火鉗等物。向達特安亂打。達特安不能上前。那人插劍入鞘。立在一旁觀看。似甚無事的一面啣咕道。這些喀士剛尼人。真是討厭。你們按他上那黃馬。由他去罷。達特安雖被三箇人圍打。心更不服。大喊道。你這無恥的懦夫。我非殺你不可。那人又啣咕道。這些喀士剛尼人。真無法可治。你們只管叫他自己跳。不久他也就跳斃了。那人不知道達特安的脾氣。却是從來不肯認輸的。那裏肯罷手。幾箇人在那裏

打成一團。後來達特安手脚漸漸軟下來。手中的劍也丟了。被棍子打作兩段。額上受了一拳。暈倒在地。滿面鮮血。城中的人。擁來看熱鬧。正是這箇時候。店主人忙將達特安擡到廚房。替他醫傷。那人又到了窗門。往外的看。店主人走到跟前。那人問道。那瘋漢怎樣了。店主人答道。貴官並未受傷麼。那人道。我並沒傷。我問你。那少年怎樣。店主人道。那少年一起首暈過去。現在好些了。那人道。是麼。店主人又道。那瘋子未暈倒的時候。他要用盡餘力。同你作對呢。那人道。這人必是魔鬼了。店主人道。他不是的。他暈倒的時候。我們搜他的衣包。搜不出別的東西來。只有十二箇柯朗。還有一件潔淨的汗衫。他將暈倒的時候說道。若是這事出在巴黎。你這時候。必已經後悔了。現在事體鬧在這裏。不久也要報仇的。那人道。難道那漢子是箇王子。王孫改裝的不成。店主人道。我剛纔告訴你的話。就是要你留點神。那人道。他發怒的時候。可說出什麼人的名字沒有。店主人道。我纔記得了。他曾拿手拍口袋說。等我告訴了特拉維。你就知道了。那人道。他曾說出特拉維名字麼。我且問你。你會搜他

的口袋麼。店主人道。搜出一封信。是交御前火槍營統領特拉維的。那人道。是麼。店主人道。是的。說到。此處。那人聽了。這話。神色。略變。店主人却並沒留意。那人頗不高興。咬牙自說道。真是怪事。難道特拉維密派這喀士剛尼人來。半路害我麼。不過這箇人要幹這種事。年紀還輕呢。但是年輕的人。人家倒不疑他。有時用小小的利器。倒可以破壞極大的事。那人說完。想了幾分鐘。便向店主說。你有法子替我弄丟這漢子麼。我殺了他。可是問心不過。但是他叫我討厭得很。他現在在那裏。店主答道。他在我樓上。在我女人的房內。他們張羅着養他的傷呢。那人道。他的衣包等物。在那裏。他脫了外衣沒有。店主答道。他的衣包等物。都在樓下廚房裏。如果他叫你討厭……說猶未畢。那人道。討厭之極。他在你店裏吵鬧。體面的人實在不能受。請你快快算帳。叫我的跟人來。店主驚道。請客官不要就走。那人道。我早已想今日走的。故要先把馬備好。你備好了麼。店主人道。已備好了。現在大門口呢。那人道。既然如此。請你算帳。店主人意甚不樂。自言自語的說道。難道這箇客人。倒怕那小孩子麼。

那客人怒目看他。他鞠躬走開了。那一人唧咕道。我須要小心。不叫那漢子看見密李狄。華言太太夫人也他的車輛快該到了。其實已經過了時候了。不如我先上馬去迎他。不知那給特拉維的信。說的什麼。我到要看看。說畢。走到廚房來。那時店主已跑到樓上自己女人的房裏。看見達特安已醒過來了。他就告訴那漢子。如果再同貴人大官爭鬪。巡捕一定要重辦他。現在既經醒過來。請他快快離這客店。達特安聽見這話。見自己又無外衣。頭上裹了布。只好站起來。下樓。走到廚房。看見剛纔笑他的那客人。站在一雙套馬車旁邊。同車裏的人說話。那在車裏頭的。卻是一箇女人。從車外可以看見他的面貌。那女人年紀約二十來歲。其貌甚美。臉色雪白。頭髮甚長。眼藍。而多柔媚之態。唇如玫瑰。手如白玉。特達安聽得那美女問道。主教要我做什麼呢。那客人道。要你馬上回去。英國。如果那公爵要離開倫敦。英京名你馬上要給主教一箇信。那女人道。更無別的話麼。客人道。有那些話都寫在信上。收在這箱子裏。現在你不必看。等你過了海峽。再看罷。那女人道。很好。你作什麼呢。客人道。我回

巴黎去。女人道：你不收拾那漢子嗎？達特安聽見這話，趕緊跑。聽見那客人大笑道：那漢子還要收拾我呢。我這趟可跑不掉了。女人道：跑不掉。達特安道：在女人面前，你可沒有臉面跑開了。那客人聽見，便去拔劍。那女人止住他道：我們的事體要緊，就攔半刻，便要誤事。那客人道：你說的不錯，請你先走你的。我走我的。說畢，同那女人點點頭，跳上馬鞍。那馬夫卽上車，兩人分道而去。那店主大喊道：客官，房火還沒，有算清呢。那客人罵那跟人爲什麼不先算清。跟人把銀錢數枚，摔在地下。鞭馬跟隨主人而去。達特安亦大喊道：無恥懦夫，匪徒惡棍，罵不絕口。那時重傷初愈，罵的太費力，暈倒在地。還在那裏罵。店主把達特安扶起，說道：你的罵實在不錯。達特安說：那一箇雖是箇無耻下流，這一箇可是箇美人。店主道：那裏有什麼美人。店主自言道：懦夫也罷，美人也罷。我今日丟了兩宗好買賣，但是這一箇定要多住幾天的了。算來還有十一箇銀錢入腰包。那時候達特安身上，只有十一箇銀錢。那店主盤算好了，住二天，算一箇銀錢。那達特安恰可尙有一天好住。誰知第二天早上，五

點鐘的時候。達特安自己可以起來。走到廚房。討了些油酒等物。照他母親傳授的方子。配起藥來。敷在身上受傷的地方。自己裏好。不用醫生幫忙。卻也奇怪。一則因方子實在靈驗。二則因無醫生來擺佈。那天晚上就能動走如常。到了明早。幾乎全好了。那兩日達特安不飲不食。倒不費錢。祇是買些油酒藥料。花錢也有限。馬吃的本來也有限。卻被店主人多開了帳。達特安把錢包摸出來。要結帳。忽然摸不着那封要緊的信。摸來摸去。那裏有箇信的影兒。着急極了。幾趟大鬧起來。店主人拿了鐵叉。他的女人拿了帚。把那些店裏的夥計拿了。前日打過他的棍棒。趕來聽見他喊道。還我薦書。還我薦書。你不還我。我把你們都叉起來。同叉雀的一般。達特安正要拔劍。誰知那劍是前日折作兩段的了。那一段店主人收起來。將來要改作別的東西。帶柄的那一段。仍舊插在鞘上。拔出來。不到一尺長的斷劍。却是無用。那店主。人見他實在着急。便問道。你那封信。究竟丟在那裏了。達特安道。這句話。我正要問你。你那封信是給特拉維的。一定要找着。如果不趕快找還我。我須想出法兒來找的。

店主聽見大驚。因爲那時的法國人第一怕的是國王同主教。第二怕的就算是特拉維了。趕緊把鐵叉放下。叫他的女人同夥計們。把家貨都放下。一齊去找那封信。找了好幾分鐘。找不着。那店主問道。你那封信。有值錢的東西沒有。達特安道。怎麼不值錢。我將來的功名富貴。全靠着這封信的。那店主大驚。問道。信裏頭可是有西班牙的匯票。達特安道。不是西班牙的。是法蘭西國庫的匯票。店主更怕起來。達特安道。光是錢。也算不了什麼。不過那信。是有性命交關的。我甯可失丟一千鎊金錢。不願失丟這封信。他本來要說二萬鎊的。因爲忽然覺得不好意思。故只說了一千鎊。那店主無法可想。忽然想起一事。便說道。你的那封信。並未曾丟了。達特安道。你怎麼講。店主道。你的信被人偷了。達特安道。偷了麼。誰偷的。店主道。就是昨天那客人。你的外衣。脫在廚房。那客人在廚房好一會。我敢拿性命同你賭。你的信是他偷了去。達特安半信半疑道。你當真疑是那入偷的麼。店主道。我看當真是那人偷的。因爲我告訴他。你係特拉維提拔的人。帶了一封薦信。他聽見了。當時臉上變色。他



知道你的衣裳在廚房。馬上就跑到廚房去了。達特安道。如此看來。定是他偷的無疑了。我定要把這事告訴特拉維。特拉維定必告訴國王。說完。拿出兩箇柯朗。交把店主。拿了帽子。走出店門。上了黃馬。來到巴黎城外安敦門。把那黃馬賣了三箇柯朗。達特安甚爲得意。以爲賣得好價錢。那買馬的人。原來不肯出這大價錢。因爲看見那馬的毛色。實在稀奇。故此出三箇銀錢。買了。達特安步行入城。找了好幾處。後來在福索街。租了人家頂高一層的一間房。交了押租。搬了進來。先把衣服的邊子縫好。到街上配好了劍。跑到盧弗宮。躡見一箇御前火槍營的兵。問明了特拉維的住址。原來就在哥林布街。離他的寓所不遠。達特安歡喜之極。到寓睡酣。明早九點鐘起來。便去見那國中第三箇闊人。

## 第二回 初逢三俠

話說特拉維原是喀士剛尼人。出身卻是寒微。同達特安也差不多。他出身的時節。腰間並無一箇錢。祇是膽子大人又聰明。可是到了後來。却比那些富貴的子弟好。

得多了。他的膽子既大。什麼艱險的事體都不怕。興致又好。最好同人爭鬪。恰好朝  
 上有人幫忙。故此不到幾時。富貴都到手了。他的父親當日在朝。同老國王顯理第  
 四極相好。替國家立了極大的汗馬功勞。老王那時因國庫空虛。不能拿財帛來賞  
 功臣。老特拉維。雖立了大功。可得不着什麼錢財。老王賞他一箇走獅的徽章。上加  
 忠剛兩字。那老特拉維高興的了不得。臨死的時候。並無金銀財帛。只好把自己所  
 用的劍。及老王所賜的兩箇字。遺交他的兒子。特拉維自此之後。常在宮內陪伴太  
 子。特拉維用劍的本事。練得極熟。路易第十三。也算是當時有名會比劍的好手。故  
 此常時對人說。如果我有朋友。因為爭鬪。同人比劍。要請陪手。第一最好請我。第二  
 莫如請特拉維。路易第十三。同特拉維。真是相得。那時世界擾亂。國王的身邊。總要  
 有特拉維這種人。那時要找剛強之人。卻也不難。說到箇忠字。倒是極難的了。特拉  
 維那箇人。真算彀得上那忠字。他對待國王極恭順。極大膽。又善看風色。故此國王  
 派他做御前火槍營的統領。那時國裏有箇紅衣主教。叫做立殊理。算得國內第一。

第二、有權力的人。他看見國王有箇火槍營。他也弄箇火槍營。同國王針鋒相對。當作自己的親兵。這兩營的統領。到處搜求。要尋那天下第一等好劍法的人。來當火槍手。國王同主教見面的時候。常常談到火槍營。各人自誇各人的火槍營好。誇他身體如何強壯。膽子有多們大。面子上。雖不許。那兩營的人。爭鬪不許。比劍拚命。暗地裏。卻鼓勵他們打架。那一營輸。那一營贏。卻是極留心的。路易第十三。卻有一件短處。就是不甚念舊。好在特拉維是早曉得的。故此君臣相得。他常時把自己的火槍軍。操演把前任的主教看。見他們軍人的模樣。極其驕蹇。那主教看了。氣得鬚都橋起來了。特拉維又曉韜略。當日情形。與現在不同。打仗時。搶敵人的東西。太平時。搶本國人的東西。他火槍營的人。也是如此。終日無法無天的。除了他們自己的統領外。沒有人能降伏他們的。那些酒店。同熱鬧的地方。常常有御營的火槍手。吃得半醉。在街上亂喊亂唱。總要借箇機會。同主教的火槍手打架。若是被人打死。他知道自己死後。必有一番光榮。又有人同他報仇。若是打死了他人。特拉維總要想法。

不叫他監禁得太久。又不叫他受別樣的屈曲。故此那御營的人看見了他的統領。就如天神一般。這班人。雖算係亡命之徒。見了統領。可害怕的了。不得服從。得很不問。遇見大事小事。人人都肯拚命保住。那統領的名聲。特拉維有了手下這一班人。不獨能替國王辦許多事。並且可以增長自己的勢力。或替朋友幫忙。但是特拉維的勢力。雖然大。卻不肯假公濟私。仍係完完全全的一位極靠得住的人。他雖然常常同人打架。受傷的時候也不少。興致還是好的了不得。人人都敬他。怕他。愛他。那時的達官貴人很多。如王宮及主教府裏。來的客人算是最多的。其餘闊人的地方。還有二百多處。還算統領的宅子。賓客最多。夏天是午後六點鐘。冬天是晚上八點鐘。來的客人最多。常時總有五六十名的火槍手在那裏。看來極是熱鬧。那樓梯上來往的人不絕。前廳坐的都是客人。特拉維在旁邊那一間小客廳會客。得閒的時候。就闊操。再說達特安來的那一天。可巧來往的人。比尋常多些。大門裏頭。便是院子。滿院子的人。都是軍人裝扮。在那裏吵鬧頑耍。除非是高等的武官。或係貴人婦

人若是別人在那院子走過。總要被那班軍人開頑笑的。達特安走入院子來。陪着笑臉。劍長拖地。心裏只管一上一下的跳。從第一羣人裏鑽出來的時候。心裏覺得安些。見那班人轉眼看他。自己雖覺得無甚好笑之處。心裏不免疑惑。那班人在那裏頑笑他。走到樓梯口。有四箇火槍手在那裏頑。旁邊有十餘人等着。那四箇人裏頭。有一箇人站在樓梯最高一級。手執利劍。不讓那三箇人上來。那三箇人拿了劍。攻打那一箇人。倘若有人受了傷。不獨旁觀的人笑。受傷的人還跟着笑。那第一箇人。本事甚好。居然攔住那三箇人。原來這種頑耍。也有規矩的。那受傷的人。算輸了。不許再頑。旁邊的人來補他的缺。達特安看了不到五分鐘。看見那第一箇人。把攻打的三箇人都傷遍了一箇人傷手。一箇傷頰。一箇傷耳。他自己却並未受傷。那達特安原是箇天不怕地不怕的。看見這種頑耍。心裏不禁一驚。他自小在鄉下的時候。頑過的淘氣冒險的事。真不少。却沒頑過今天看見的事。前廳外頭。許多人閒談。談的都是婦女的事。達特安聽見。又害怕。又臉紅。談的都是貴人家裏的人。幽期密

約的事。情節畢露。不留餘地。達特安是箇好冒險的人。也有些思想的。從前也會同那婢女僕婦鬧過累墜。却未曾聽過那班人說的事情。等到走入前廳。那些人談的却不是婦女談的。却是秘密國事。都是與歐洲各國極有關係的。又有許多人談的是主教的陰私事情。從前有過人評論主教的行爲。已經被主教殺了。誰知在這裏倒可以放肆的談。達特安的父親。是最尊敬那主教的。誰知那御前火槍營的軍人。倒可以拿主教來作笑話。有些人在那裏唱歌。姍笑主教的女相好。叫做代吉隆夫人的。也有姍笑主教親眷的。也有在那裏想法子。同那主教手下的人開頑笑的。這班人倒也奇怪。就是姍笑主教到頂鬧熱的時候。若有人提到國王二字。馬上不吵了。各人都前後四圍的看看。像是恐怕有人在那裏竊聽的。等到又有人談到主教。各人又放言高論。不留餘地。達特安聽見這些話。不禁打了一戰。自己知道這班人如此放肆。不是問絞。定要監禁的了。我站在這裏聽。恐怕還要拖累到我呢。我若是同這班野人來往。我的父親知道了。怎麼樣呢。我父親是平日最敬重那主教的。達

特安只管在那裏聽。可不便插嘴。但是聽得有味。只管在那裏留心的聽。留心的看。那班人從來未曾看見怎樣的一箇人。便有人問他。在那裏要什麼。達特安先自己通了名姓。然後把要見統領的話。告訴了那下人。那人請他略候。達特安從新又把那班人細細的看。看見中間一羣人裏頭。有一箇身軀壯大的火槍手。模樣十分驕蹇。身上亦不着號衣。只穿一件天藍夾衫。肩上掛了繡金帶子。外罩紅絨大衣。胸前露出那繡金帶子。掛了一把大劍。這人值班纔下來。故作咳嗽之狀。說是受了點風。故披上紅絨大衣。一面大模大樣的在那裏說話。一面拿手來捋鬚。那時達特安同旁觀的人。羨慕那繡金的帶子。達特安聽他說道。人總要時路。趨時的事。本來沒甚意思。也是沒法。人有了錢。總得花幾文。內中一人答道。頗圖斯。你難道說那繡金帶子。是你父親給你的錢買的麼。我肯同你賭。那帶子是那蒙面帕的美人送你的。就是上禮拜那天。我看見在安那門。你同他說話的美人。頗圖斯答道。我老老實的告訴你的。確是我用自己的錢買的。又一箇火槍手說道。不錯的你買那帶子。同我買

這新錢袋一樣。我的相好。把錢裝在舊袋子裏。我拿那錢。買了這新袋子。頗圖斯答道。你雖是這樣說。我却花了十二箇畢士度名錢買的。衆人聽見了。還是羨慕。却都不甚相信他的話。頗圖斯便轉過頭來。對一箇同伴說道。阿拉密。我那一番的話。你可以作見證。這一箇同伴的面貌。同頗圖斯却相反。年記約廿二三歲。一臉的柔和。眼睛黑而溫潤。臉帶微紅。兩撇細潤的鬚。平常不肯多說話。說話的時節。聲音低而慢。常常的鞠躬爲禮。笑時聲音不大。牙齒白而整齊。那同伴對他說話。他略略的點頭。衆人看見了。纔相信頗圖斯那帶子。是自己錢買的。衆人猶是羨慕不絕。又談到別的事體上。內中又一箇火槍手問大衆道。你們看查賴士家臣。告訴我們的那一件事。怎麼樣。頗圖斯問道。他說的什麼事。那火槍手道。他說。他在巴拉些爾。碰見盧時。伏。盧時。伏。是主教的好朋友。你是曉得的。他改了裝扮。作伽普清教士。那蠢人竟被他瞞過。看不出來。頗圖斯答道。他是箇大蠢人。不必說了。但是你打那裏聽見的。那人答道。阿拉密說的。頗圖斯問道。是你說的麼。阿拉密答道。你曉得的。我昨天已



告訴你了。現在不必再提罷。頗圖斯答道。這是你的意思說不必再提罷。爲什麼不必再提呢。你攔得太快了。主教買出一箇奸細來。偵探一箇人的事。又買出一箇無賴。一箇賊人。偷他的書信。又要把查賴士殺了。反要同人說。是查賴士要弑國王。把王后嫁與王兄。這件事是你告訴我們。我們纔曉得的。我們聽見了。好不驚訝。不知是件什麼事。你到要叫我們不必再提了。阿拉密答道。既是這樣。我們就談這事何如。頗圖斯道。假使我是查賴士的家臣。那盧時伏總要受我一刻鐘的窘。阿拉密道。後來你可要受那主教的一刻鐘非常之窘。頗圖斯點頭拍掌的大笑道。你說的是。主教這意思好極了。我永遠忘記不了。你說的也有趣。你爲什麼不跟你當初的意思。去做教士。你到可以做成一箇頭等的教士。阿拉密答道。這不過暫時的事。往後有一天。我總要做教士的。我現在常時講習教裏的書呢。頗圖斯對衆人道。他是說得到。做得到的。遲早總要做教士的了。阿拉密道。我看還是早些做。有一箇火槍手。接住說道。他現在等一件事。等到了。他便要披上那教士的大袍了。我看那件教

袍是預備好的了。掛在釘子上。藏在軍衣的後面。又一箇火槍手問道。他等的是那一件事。那頭一箇火槍手道。他等的是王后產太子。頗圖斯攔住道。諸位不要開顏笑了。王后年紀並不老。還能生太子呢。阿拉密冷笑的說道。有人說。巴京汗現時在法國。呢。頗圖斯答道。你這次可錯了。你說話說得太聰明。有時太說多了。倘若我們的統領聽見你這番話。你可要後悔了。阿拉密聽見。兩眼發怒。對頗圖斯說道。你要訓我麼。頗圖斯道。我的好朋友。你想想做教士。就做教士。想做火槍手。就做火槍手。揀一樣做。不要做兩樣。你可知道。那天阿託士說你的話麼。他說。你什麼事。都要來一份。你記得我們三箇人的約。你就不必生氣了。你跑到代吉隆夫人那裏去。充好漢子。隨後。你又到波特里夫人處去討好。我知道你是他心愛的人。現在並沒人查你的行爲。也沒人疑你辦事沒分寸。你也不必解說。你何以運氣獨比別人好。你既然靈巧。這些事是一句不提。你爲什麼單要提起王后的事呢。人家講國王講主教。那都不甚要緊。但是王后的聲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們不談王后就罷了。若要

提起。總要尊尊敬敬的纔是。阿拉密負氣的答道。頗圖斯。你這箇人自大得很。我不必隱諱的了。我最不喜歡你這樣訓我的話。阿托士訓我。我到不甚要緊。你不配擺出教士架子來訓我。你肩上掛的繡花帶子。不是訓人的。應該掛的。我要想做教士。就做教士。不過現在我當火槍手。我既然當了軍人。我就可以要講就講。我現在就要說。你極其討厭。說畢。兩人互叫名字。正欲相打。衆人勸住。忽然有人開喊道。統領傳見達特安。那時衆人屏息無聲。達特安穿過前廳。入去見特拉維。

### 第三回 統領激衆

特拉維面帶怒容。見了達特安。倒是極恭敬的。達特安深深的打躬。說了幾句恭維的話。那統領聽見他的鄉談。想起自己少年的情景。不禁的微笑。一面作手勢叫達特安畧等一會。一面走到門口喊了三聲。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都是發號令的聲音。內中還帶好幾分的怒氣。那兩箇人聽見。隨即入來。把門關了。達特安看見這兩個人走進來的模樣。心裏着實的羨慕。他看這兩箇人。就如同神仙的一般。看那統領。

就如雷神一樣。那門關了之後。門外又有議論的聲音。那門內只有統領走來走去。纏住眉頭。走了幾遍。忽然站在那兩人的面前。問道。你們可曉得。昨晚國王同我說的什麼話。頗圖斯遲疑半晌的答道。我們並不曉得。阿拉密鞠躬盡禮的答道。請你告訴我們。統領道。國王告訴我。已後要從主教的親兵營內。挑練火槍手了。那兩人齊聲問道。從主教親兵營裏挑練。這是何意。統領道。國王的意思。總是嫌水酒無味。要加點火酒。那兩人滿面通紅。達特安恨不得沉在海底。特拉維道。這是實在情形。不能怪國王。我們火槍營的人。實在不成話了。昨天主教同國王打牌。向我說道。你的火槍手。在一箇酒館裏頭鬧事。我的親兵沒法。只好捉他們。你們是知道的。我的火槍手。是給人捉你嗎。你們兩箇都有份子。那主教把你們的名字都說出來了。這也是我的錯。我沒眼睛。不會挑選人。阿拉密。你試看看你自己的模樣。你爲什麼要穿軍人的衣服。你還是穿教士的袍子好。頗圖斯。你到。底。要。那。繡。花。帶。子。何。用。你掛的。不過。是。把。草。刀。子。阿。托。士。那。裏。去。了。爲。什麼。他。不。來。阿。拉。密。垂。頭。喪。氣。的。答。道。

統領他病了。病重的很。統領道：病了什麼病。頗圖斯接住道：他出天花。恐怕將來連臉都要糟躓了。特拉維怒道：臉都糟躓了。害的天花。頗圖斯：你不要胡說了。我都知道。他是受了重傷。或者已經送命了。我就要查明白的。你們真不是東西。你們不許在那些不體面的地方消閒了。不許在大街上市面上打架了。別的也還罷了。你們爲什麼讓主教的親兵把你們當作笑柄。你們爲什麼同那流氓一樣被人捉去。那些親兵膽子比你們大。主意比你們多。他們是懂得規矩的。我曉得他們是不讓人家捉去的。我也曉得他們甯可拼了命。是不肯逃。不肯被人捉的。你們實在太不顧我的臉了。那兩箇人聽了。登時怒髮衝冠。恨不得把那統領弄死了。但是他們心裏明白。因爲統領愛惜他們。纔說出這一番的話。他們只好咬牙切齒。在那裏頓腳。把手拿劍柄。握牢住。那門外聽見的人。知道是統領生氣。有人竊聽的。聽見統領那番話。登時轉述。各人知道。不到一會子。廳裏頭人及院子上的大門內的人。大吵起來。那時特拉維大怒。好像發狂的喊道：我告訴你們。罷御前火槍營的人。被主教的。

親兵捉了他部下的軍人。聽見這話，猶如刀刺一般。統領又喊道：「六箇親兵捉了六箇火槍手。我此刻就去見國王辭了這差使，不如投到主教那裏當一名幫統。他若是不答應，我只好出家做和尚了。」指天主教的一種教士那時外邊的人鼓噪起來，實是可怕。有發誓的，有咒罵的，有喊殺的，有喊死的。達特安亦覺得慚愧，難堪，恨不得躲在帳後，或藏在桌子底下。頗圖斯至此，忍耐不住。同統領說道：「統領說得不錯。我們是六箇人對六箇人。本來自有公道。乃我們尙未動手，已經被他們殺了兩箇。阿托士受了重傷。他受傷之後，爬起來兩次，同他們打，跌了兩次。到了這箇地步，我們並不放鬆。他們見直恃衆，把我們硬拖去。我們只好想法逃了。那時他們以爲阿托士死了。隨他倒在地上。這就是實在的情形。統領是明白的。大凡打架，不能次次都是贏的。從前旁培<sup>羅馬大將</sup>也有法沙利阿之敗。法蘭瑣<sup>法王</sup>算是名將，也曾敗於巴維阿。阿拉密接道：「我是用敵人的劍把敵人殺死。因爲我自己的劍一動手時便壞了。統領怒氣平些，說道：「這話我到不聽見。原來主教的話太過了。阿拉密道：「求統領千萬

不要告訴國王。說阿托士受傷。他若知道國王曉得他受傷。他可就要拚命的了。他受傷甚重。深入肩膀及前胸。恐怕……說猶未了。門簾打開。忽見一極美貌的男子。臉無血色。站在門口。那兩人一見齊聲喊道。阿托士統領也喊。那人微聲答道。我的同伴說是統領找我。我來聽統領的分付。說畢。脚步穩穩。向前直行。特拉維見他如此義氣。心也動了。即刻跳起。往前迎接。說道。我剛要告訴這兩位。我要請我部下的軍人不要無端的冒險。自傷性命。因為國王最看得重的是有膽子人的性命。國王是知道那火槍手都是勇中之勇。你的手呢。那統領不等阿托士回答。便伸手來拉他的右手。親熱的了。不得却不覺得。阿托士雖是自己心裏把持得住。身體却禁不住。微微的哼了一聲。臉上顏色比前略加灰白。阿托士進來之後。並未關門。門外的情形。擾亂得很。因為衆人都知道阿托士受了重傷。聽見統領末後那幾句話。衆人皆以爲然。有兩箇從門簾縫子探頭入內。那統領正要斥其無禮。忽然覺得阿托士的手硬了。向他面上一看。見有暈倒之勢。阿托士忍痛已久。至此不能支持。暈倒

地下如死人一樣。特拉維喊道。我的醫生來叫御醫。來叫最好的醫生。來不然。我的阿托士要死了。門外的人聽見了。跑了好幾箇進來。圍住阿托士。幸而醫生就在府裏。推開衆人。走了進來。馬上把那受傷的人。搬到別的房子。關了門。平常那統領的會客廳。是閒人不得進來的。現在站了許多人。箇箇咬牙切齒的。要同主教及他的親兵爲難。稍停一會。頗圖斯阿拉密出來。只丟下統領同醫生。看守阿托士。隨後特拉維也出來。告訴衆人說。阿托士已醒過來。醫生說是失血太多。餘無大礙。說畢擺手。叫衆人出去。惟有達特安一人。留在後頭。那房門關了之後。特拉維看見達特安仍在那裏。便問他的來意。達特安自己報了名字。那統領纔想起來。對達特安道。我的同鄉。你不要怪我。見直的把你忘了。我實在沒法。做了統領。也不過做人家父親一樣。手下的軍人。就是子弟。不過國王的號令。主教的號令。是要遵守的。達特安微笑。不答。那統領看見。知道這人是伶俐的。便不去閒談。見直的同他說正經話。說道。你的父親。我是素來敬重的。他的兒子。我是極願意幫忙的。你箇箇捷捷的告訴



我我實在忙。達特安答道。我從家裏來的時候。原要求你派我當一名火槍手。我到了這裏。不過兩點鐘。看見這裏的情形。我便知道。這火槍手是很有體面的事。我怕我還穀不上。統領道。火槍手却是極有體面的差使。你也很可以穀得上。並不是望不到手的。不過這件事。我還要同國王商量。我老實告訴你。須要打過幾次仗。立點軍功。不然。也要在別的營裏當兵。有了兩年資格。纔可以補一名火槍手。達特安知道自己的資格未到。鞠躬不語。統領知道他的意思。說道。念你的父親。同我同事的交情。我還可以同你設法。向來從般爾到這裏來謀事的人。大約都是不甚寬裕的。我離開喀士剛已多年了。大約情形。尙未改變。據我看來。你腰間未必有錢。達特安聽見。站得直直的。臉上帶點驕傲的意思。表明他並不是打抽豐來的。特拉維說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我領略得你的面孔。這可不相干。我當初到巴黎來的時候。我只有四箇柯朗。那箇時候。倘若有人微露意思。笑我無錢。買不起王宮。我是要同他打架的。達特安因爲賣了那黃馬。腰間尙有八箇柯朗。比特拉維。當時還多了四箇。

柯朗不知不覺的那得意之色比前更甚了。統領又道：無論如何你那幾箇錢可不要亂花了。凡是上等人應該曉得的技藝你先得學習。我今天就寫信給武備院的總辦。你明天就可以去。也不必你花錢。你可不要看不起這件事。有許多富貴人家。要想進去。還不能毅。你在那裏學騎馬。學比劍。學跳舞。還可以多交朋友。你常常的來見我。我要知道你的情形。並且看看還有可以幫你忙的地方沒有。達特安雖然不知宮廷情形。倒覺得那統領待他無甚親熱的意思。達特安歎氣道：我實在不幸。沒有一封薦書來見你。特拉維道：我覺得實在奇怪。你大遠路來。並無薦書。那却是少不得的。達特安道：我離家時。原有薦書的。是我父親手寫的。不過在路上被人偷了。說畢。就把當日在客店的情形。細說一番。統領問道：這是奇怪了。你可曾說出我的名姓來。達特安道：我說出來的。因為你的名字。賽過護身符。碰見有了。爲難我就依賴他。那時世界最講究恭維。不獨國王。主教。好恭維哩。特拉維亦是箇人。聽見這話。不覺微笑。意甚快樂。不過半晌之間。忽又露出嚴厲之色。問道：你看見的那箇人。

頰上有箇小疤麼。達特安答道。有。好像是臉上受過槍子刮過的。統領道。那人身材甚好麼。達特安道。是。統領道。那人生得高。答道。是。又問道。是否頭髮深黃。臉色略淡。答道。是的。我要找尋這人。他要跑入地獄。我也要找着他。又問道。你可曾見他在那裏等候一女人。答道。好像是。那女人坐車來的。他同那女人說完了話。他就上馬跑了。問道。你可聽見他們說什麼話。答道。他把箱子交給那女人。說道。信條都在箱子裏。你未到倫敦。却不許開看的。問道。那女人是英國人麼。答道。我却不知道。只聽見他稱呼那女人做密李狄。特拉維自言自語的道。必是那。人無疑了。我還以為他尙在巴拉些爾。達特安道。統領。如果曉得那人在什麼地方。請你告訴我。你應許我的事。我先不管。我先要找着那人。洗洗我受他的羞辱。統領道。你年輕鹵莽。我先關照你。你要留心。你若看見那人在街上東邊走。你要改在西邊走。那人好比是塊極硬的大石。你好比是塊玻璃。你若碰上了他。可是要粉碎的。達特安道。我可不管。祇要碰上他。那統領接住道。當下你要聽我的話。不要想法子去尋那人。忽然間特拉

維疑惑起來。自己盤問道。那箇人偷了你的信。那也算不了什麼大事。你何苦如此懷恨。難道裏面藏了詭計。他所說那痛恨的話。不過是裝來騙我的不成。難道這少年。是主教的奸細麼。特爲來叫我上他那圈套。叫他來作我的心腹。打聽我的秘事。日後害我。想到此處。把眼釘着那達特安好一會。看見他臉上坦白不過。疑心稍釋。心裏想道。這人卻是箇喀士剛的人。就怕他係替主教辦事的人。我且來試試他。特拉維慢慢的問道。你是我老友的儿子。我相信你的話。那薦書是被人偷了。現在朝廷秘密的事甚多。我要告訴你一二。外間謠傳說。國王同主教不對。其實他兩人好的了不得。假裝不對。蠢人被他們瞞過了。你是我老友的兒子。我甚不願意你上那陰謀詭計人的當。你上了當。就壞了。我是一片忠誠。替國王盡力。替主教盡力的。那主教是法國最有才幹的大臣。我現在同你說的話。你要自己細細的斟酌。你若是因爲家事。或因爲你自己實在願意。要同主教反對的人。一氣辦事。我們的道路。是要分開的了。你我不能同在一處。我並不是無照應你的法子。但是現在我可不能

安置你在我府內我是以好友相待。故把實話相告。我同別的少年。還沒有這樣開誠布公的話。那特拉維心裏又想道。倘使那主教。叫這少年奸詐的人。來探聽我的。必定叫這人在我面前。極力說他不好。叫我心裏喜歡。如果我猜的是實。這少年就要罵那主教了。誰知他此次。却沒猜着。那達特安隨口答道。我的意思。同統領的一樣。臨走的時候。我的父親告訴我。叫我只要聽國王主教及統領的號令。不聽別人的調度。他說這三箇人是法國最高無上的人。其實他父親說的。只是兩箇人。達特安自己加上統領。也不過恭維的意思。接着又說道。我是最尊敬那主教的。統領剛纔說的話。我聽見了。高興的了不得。因爲我借此可以表白我的意見。是同統領一樣的。倘若統領不能盡以我的意見爲然。請你仍舊的照應我。我看統領的交情。比什麼還重呢。特拉維聽了這話。見他又坦白。又伶俐。頗爲詫異。心裏想道。如果這人是來當奸細的。越伶俐是越可怕。心裏仍懷着疑團。面上仍是不露。挽住達特安的手。說道。你是箇少年老成。不過現在我只能替你做到這箇地步。但望你時常的來

見我。便可以常同我商量。將來總可以同你再想法子。達特安道。統領的意思。大約是叫我找機會。顯些本事。無疑了。我想。不久就可以做給統領看。說畢。鞠躬。便要出去。特拉維止住他道。你且等等。我寫信把你。交給那總辦。如果你看不起這信。我也不寫了。達特安道。我很想得那封信。我這次可小心了。不要失丟這信。那箇要想法子。偷我的信。我是不肯與他干休的。特拉維聽了這話。不禁微笑。走到書桌寫信。那達特安看街上走過的火槍手。特拉維把信封好。正站起。方要把信交與達特安。忽然看見他面紅發怒。跑出房外。大喊道。你這次可逃不出我的手了。特拉維叫道。誰誰。達特安跑下樓。一面跑。一面喊道。那箇賊。那箇反叛。特拉維自言道。這箇瘋漢。難道他見詭計不行。借此逃脫麼。

第四回 達特安惹禍

達特安兩步跳出前廳。趕下樓去。一跳四級。不提防碰了一箇火槍手。一面跑。一面說道。對不起。我忙的很。剛跑到樓下。那人一手拉住他的帶子。說道。你忙得很麼。你

想說一句對不起。就完了麼。這可使不得。統領今天還可以叫我們下不去。你可不能擺這種模樣給我們看。那人原來就是阿托士。醫生看過之後。正要回去。達特安認得是他。答道。我實在不是有意碰你的。我不妨再告訴你。我實在是忙的了不得。請你讓我走罷。我的事要緊。阿托士放手說道。你這箇人不見得懂禮法。我一看見。就知你是鄉下來的。達特安回頭答道。你也不必問我是那裏來的。你也不配教訓我。阿托士道。爲什麼我就不配。達特安道。我是着急。要捉一箇人。不然。我要……阿托士忙接住道。你不必遠跑。就可以找着我。達特安道。在那裏找你。答道。就在喀米德所。問道。你幾時在那裏。答道。正午的時候。達特安道。正午我來找你。阿托士道。你可不要叫我等。等到十二點一刻。我是來找你。割你的耳朵。達特安道。我差十分。到十二點時便到。說畢。又跑。同鬼迷的一樣。要趕那箇人。那時頗圖斯。站在大門。同守門的兵說話。兩箇站得相近。只容一箇人打中間走過。那達特安像一枝箭。打當中跑來。誰知那時刮了一陣風。刮起頗圖斯的外衣。剛把達特安全裹起來。頗圖斯

死命的拉住那外衣。達特安跑不出來，用力扯來，扯去，把那人肩上掛的繡花帶子的底，全露出來。原來那條帶子，面上雖繡的好看，那陰面却是皮的。因那頗圖斯買不起，全條繡金的帶子，只買了一條半金半皮的。故此常怕冷，常披上那件外衣。頗圖斯見了，大怒道：「你這人瘋了，那裏有這樣碰人的。」達特安擺脫出來，答道：「對你不起，我忙得很，我要趕一箇人。」頗圖斯道：「你忙的時候，丟了眼睛的麼？」達特安道：「不，我的眼甚好，別人看不見的時候，我的眼都看得見。」頗圖斯怒極了，說道：「你這樣碰火槍手，你是該打。」達特安道：「你說打麼？你這話說得太重了。」頗圖斯道：「有膽子，肯當面同仇家見仗的人，却不嫌這句話太重。」達特安道：「我明白了，你是見了仇人，不肯跑開的。」說畢，便大笑而跑。頗圖斯正要動手，達特安道：「等你不披外衣時，再打。」頗圖斯道：「今日一點鐘，在羅森堡後頭相會。」如何？達特安回頭答道：「我一點鐘必到。」說畢，轉出街頭，四處找尋，看不見那人。路上逢人便問，跑到河邊，又回轉來，不見那人蹤跡。越跑越熱，那怒氣慢慢平下來了。想起那一早碰見的事，那時只有十一點鐘，第一



件因爲匆匆忙忙的跑出來。得罪了統領。第二件。得罪了兩箇火槍手。還要同他們比劍。那兩箇都不是等閒之輩。一箇可以敵數箇的。細想起來。事體不妙。想起打架來。總要被阿托士刺死的。那頗圖斯的一仗。可以不打的了。不過少年氣盛。還盼望自己運氣好。比劍兩次。或者只受點傷。還不至死。自己說道。我自己亦實在太粗心了。阿托士肩上受傷。我爲什麼剛要碰他那裏。他一定覺得痛的利害。最奇怪的是爲什麼他當時不拔劍。把我刺了。頗圖斯那件事。更不必講了。實在是豈有此理。說到這裏。大笑起來。趕快四面的留心看。恐怕大笑。又得罪了別人。又說道。那頗圖斯的事。實在好笑。我雖然沒傷害什麼東西。總不應這樣的碰人。假使我那時。不說那幾句嘲笑他的帶子的話。也可無事的了。這些事。都是我自己招上身的。一件事未開了。又鬧第二件。想到這裏。自己向自己說道。達特安。這次如果徼倖無事。我勸你學講些禮法。你要曉得。講禮數的人。並不是膽怯。你看那箇阿拉密。他溫柔講禮的很。却沒一箇人敢說他是箇懦夫。你要拿他作你自己的榜樣呀。哦。原來他在這裏。

那達特安剛走到代吉隆府前。碰見阿拉密同三箇御兵在那裏說話。阿拉密原先看見達特安。不過因爲剛纔達特安在統領那裏。看見統領同他們發氣。故此不去招呼。達特安心裏要同他周旋。含笑的走上前來。阿拉密看見他。不甚想理他。四箇人登時不說話了。達特安看見他們不甚理他。正想借話走開。忽然看見阿拉密丟了手巾。又看他把腳踏住。達特安以爲他是不知道。無意踏住的。低了頭。從阿拉密腳下。把手巾扯出來。恭恭敬敬的。送把阿拉密道。你若丟了這手巾。你心裏是不會爽快的。原來那手巾。四邊有通心花。一角上。還有貴族的徽章。阿拉密看見紅了臉。把手巾搶過來。有一箇朋友道。阿拉密。你素來是小心謹慎的。波特里夫人。既然肯把手巾借給你。你爲什麼還說你同他對呢。阿拉密瞪了達特安一眼。像是要刺死他的模樣。忽而十分和氣的。對那朋友道。這手巾。並不是我的。我不曉得爲什麼。這位先生。交把我自己的手巾。還在袋裏說。完果將自己手巾掏出來。是細竹布的。並無花邊。又無徽章。上面只有他名姓第一箇字母作記號。達特安知道自己

鹵莽了。但其中有一箇人。不肯放鬆。便假作鄭重的樣子。對阿拉密道。如果你說的。是實。我請你把那手巾交給我。因為波特里同我。是很熟的。我不能讓他夫人的手巾。到處擺給人看。像戰勝品似的。阿拉密答道。你的道理是不錯。你對待我的樣子。却不好。我不能交給你。達特安遲疑的說道。實在我並不會看見這手巾。從阿拉密先生口袋裏丟出來。我只看見他的腳踏住手巾。故我疑是他的。阿拉密冷冷的答道。這可是你錯了。回頭對那一箇同波特里相熟的人說道。我忽然想起我也同那波特里相熟也。同你一樣看起來。這條手巾也許是從你口袋裏出來的那箇人答道。我可以同你賭咒。說不是的。阿拉密答道。且慢。如果我們兩箇人都賭咒。總顯出一箇說謊的來。我的滿搭蘭。我有一箇妙法。我們何不一人扯一半。那人答道。每人扯半條手巾。阿拉密道。是的那餘人叫道。這是索魯們教書上人名判案的法子。阿拉密你的辦法真不錯。衆人聽見都笑起來。那事便從此不提。俄而衆人皆散。阿拉密同那幾箇朋友。是分路走的。當那幾箇人說話的時候。達特安並未插嘴。等到他們同

阿拉密分了手。達特安要同他周旋。阿拉密走開。並不理他。他便說道。我剛纔是錯了。請你不要見怪。阿拉密答道。我老實告訴你。你剛纔所做的事。不是君子所爲。達特安道。什麼。難道你……阿拉密忙答道。我看你不是箇獸子。你就算是打喀士剛來。也要曉得人家無緣無故。是不把手巾踏在腳下的。巴黎也不是拿手巾鋪路的。達特安生氣道。你不要侮慢我。我是喀士剛的人。不錯的你。可要知道。我們喀士剛的人。是不大能容人的。作錯了事。道了歉。就完了。阿拉密答道。我不願意同你爭鬧。我不是強盜。又不是兇手。我不過暫時是箇火槍手。我非到萬不得已。不肯同人打架。我看打架的事體。無甚意思。但是剛纔那件事。不是頑的。你怎麼一來把一箇女人的名字牽涉在裏頭。達特安道。那可不是我的錯。阿拉密道。我已經告訴過你。那手巾不是打我的口袋出來的。達特安道。你說了兩次謊。我却確見那手巾是打你的口袋出來的。阿拉密道。你還是這樣說麼。等我們來教你些規矩。達特安道。你是箇教士。我請你作你的教士去。我正要同你較量較量。請你馬上就拔劍罷。阿拉

密道。且慢。我們剛在代吉隆府前。主教手下的人甚多。主教大約很想我的腦袋。不過我還要把我的腦袋裝在兩肩上。若講到殺你。我可沒有什麼不願意的。不過我要尋一箇好點的地方。等你死了。你不能誇嘴。說你是什麼樣死的。達特安道。你且不要太穩當。我請你把那手巾收好。不管那是誰的。將來你總得著他的用處。阿拉密道。你是喀士剛人麼。答道。是的。你說等等再打。可爲的是妥當起見。阿拉密道。是的。火槍手原是不講妥當不妥當的。教士們却是要講的。我不過暫時當火槍手。我不能不盤算。我今日兩點鐘。在統領府內等你。見面的時候。我們再定相會的時刻。地方說畢。兩人鞠躬而別。阿拉密向羅森堡走。達特安記得十二點鐘有事。便向喀米德所而去。路上自言道。無論怎麼樣。也要做到底。那怕死了。也不如死在御前。火槍營軍人手裏。

## 第五回 雪恥

達特安在巴黎無朋友。比劍找不着陪證人。只好讓阿托士替他陪證。他心裏算

計定了。見面的時候。先同阿托士陪不是。却不要自己太失了體面。他的意思。甚不想同那人比劍。爲的是那人本已受了重傷。未愈。自己若是輸了。臉上更不好看。自己若是贏了。人家又要說他太佔便宜。看官要知道。那達特安並非等閒之輩。他自己知道同那幾箇人比劍。是凶多吉少的。不能不處處的盤算。他先把各人的性情。想了一想。然後定一箇對付他們的法子。他最稱讚的是阿托士。要想同他分辨明白。就不相打。他見了頗圖斯。便先要告訴他。如果自己打贏了。是要把那繡花帶子的故事。到處傳播的。叫天下的人都去笑話他。想到阿拉密。他是一點不怕的。他要好好的。把他打倒了。至少也要在他臉上拉一刀。把他俊俏的臉。弄壞了。他想起父親臨別的話。他主意打得更牢了。趕緊的向那喀米德所來。原來這是箇大廟。在曠野中間。那時法國人。動不動同人比劍。巴黎人比劍。都喜歡到這裏來。他走到廟外的空地來。看見阿托士已先到了。那時剛打十二點鐘。看見阿托士仍帶重傷的病容。坐在那裏等他。看見他來了。起身。恭恭敬敬的相迎。達特安一手拿帽子。一手

伸出來同他相會。阿托士先開口道：我請了兩位朋友來同我作陪證。現在還未到。他們來遲了。這也奇怪。他們平常不是如此的。達特安答道：可惜我沒陪證的。我昨日纔到巴黎。除了我父親的老友特拉維統領外。我是一箇朋友都沒有。阿托士想了一會答道：這是不幸的事。倘若我把你打死了。怎麼樣呢。你這樣年輕的小孩子。我實在不願意殺你。達特安答道：你忘記了你的傷還未好。身上還是痛。阿托士道：痛得利害。你碰我的時候。痛得更兇。我用左手同你打。我兩手都會用的。你佔不了便宜。你若從來沒有同用左手的人交過鋒。恐怕你要喫點虧。可惜我沒有預早把這話告訴你。達特安鞠躬道：你如此關照。我甚感謝。阿托士謙讓的說道：你叫我很不安。我們換別的話談談罷。啊。你碰得我好痛。我的肩膀。疼得同火燒的一樣。達特安拿出刀傷藥道：讓我同你……說猶未畢。阿托士詫道：這是什麼。達特安道：我的母親傳授我的極好刀傷藥。我自己也用過極有靈驗的。包你三天就好。等你傷好的時候。再同你打。達特安說得誠誠懇懇的。隨便什麼人看見。都曉得他是至誠。

並非規避。阿托士答道。你的意思甚好。我是領略你的好意。不過我不能照辦。從前大查理之世。那些義俠之士。都是慷慨激昂的。都可以做我們的榜樣。可惜我們不幸。不生在那箇時候。現在是主教的時代。若等三天。人人知道了。那便打不成。我想我那兩箇朋友。是永遠不來的了。達特安道。你不必著急。你若是急於把我打倒了。我馬上就可以動手。阿托士道。這話說得妙。我看得出。你這箇人。又明白。又仁慈。我是最喜歡你這樣的人。我們倘若相打之後。彼此都不死。我要同你結交。做箇得意的同伴。你若是不著急。我要等我那兩箇朋友來。我却並不著急。照規矩。是要陪證的。哈。有一箇來了。遠遠的。果然有一箇身軀壯大的人來了。達特安驚訝道。頗圖斯是你的陪證麼。阿托士道。是的。你不嫌麼。達特安道。好的。我並不嫌。阿托士又道。那一箇也來了。達特安回轉頭來。看阿托士指的那一方。認得來的是阿拉密。達特安喊道。阿拉密也是你的陪證麼。阿托士道。是的。你還不曉得麼。我們三箇人是不離開的。不論在城裏。或在宮裏。那些禁軍。火槍手。都知道。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三



箇人是分不開的。但是你從大斯名地來……說猶未畢。達特安攔道：我是從塔爾比來的。阿托士道：你是不曉得的。達特安答道：人家說你們三箇人的話，真是不錯。說到這裏，頗圖斯已經到了。對阿托士擺手見禮之後，站在那裏，把眼瞪那達特安，現出不勝詫異的樣子。著書人要補明一筆，那頗圖斯把帶子換了，並未披外衣。頗圖斯問道：這是怎麼講？阿托士指著達特安，同他鞠躬的答道：我就是同這位比劍。頗圖斯喊道：我也是要同他比。達特安道：那是一點鐘的事。時候還早了。那時阿拉密也跑上來，說道：我也是要同他比。達特安道：那是兩點鐘的事。阿拉密問道：阿托士，你是爲什麼事要同他打？阿托士答道：我也不甚曉得。不過爲他碰了我的肩膀。又問道：頗圖斯，你又爲什麼也到這裏？頗圖斯臉紅了，答道：誰知爲什麼？我不過想打就是了。阿托士眼快，看見達特安微笑的答道：我們是因爲論衣服意見不合。阿托士問道：阿拉密，你又是爲什麼呢？阿拉密遞眼色與達特安，叫他不要說出實在情形。答道：我們却因辨論宗教意見不合。阿托士又看見達特安微笑，阿托士轉頭向他。

問道。是爲這箇緣故麼。達特安答道。是的。因爲阿格士丁。經論上有一段的話。我們的意思不合。阿托士道。真是少年聰明。達特安道。你們三位都在這裏。讓我陪不是。他們聽了這話。阿托士繃了眉頭。頗圖斯微微的姍笑。阿拉密搖頭。露出看不起人的意思。達特安作出驕傲的樣子。對三箇人說道。你們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剛纔陪不是。爲的我自己恐怕要失約不能彀同你們三箇人都打遍了。第一次是阿托士先同我比頗圖斯露臉的機會可就少了些。阿拉密更無望了。我是爲這件事陪不是。阿托士你要預備了。說完。拔出劍來。着急的要動手。那時不講三箇火槍手。就是全營來了。他也不怕的。那時剛在正午。太陽在天頂。那空地上熱得很。阿托士拔了劍出來。說道。天氣甚熱。我可不能脫外衣。因爲我傷口又流血。你未刺着我。出血。我不願意你看見我的血。討厭。特達安道。你體貼人情的很。不論是我刺的。或是別人刺的。我看見你怎樣勇敢的人流血。心裏可惜。既然如此。我也不脫外衣了。頗圖斯着急道。你們不要互相恭維了。我們還有兩箇人在這裏等挨班呢。阿拉密說道。

你說你的。我不着急。他們兩箇人說的不錯。阿托士預備好了。問達特安道。你預備了麼。達特安道。我只等你說畢。兩人交戰起來。纔一動手。就有一隊主教的親兵。伽塞克統帶着。從那邊來了。兩箇陪證嚷道。主教的親兵來了。快把劍收起來。那時已是遲了。那兩箇人的樣子。一看就知是比劍的。那伽塞克。一面上前。一面招他的手下人。跟來。說道。火槍手又打架麼。上諭都不管了嗎。難道那上諭下來之後。是叫你們違犯的吗。阿托士恨極的答道。這箇太不公平道。若是我們看見你們的人打架。我們是從來不干預的。你還是讓我們打。你們在旁邊看熱鬧。伽塞克答道。這是辦不到的。上諭是要遵的。收起劍來。跟我們走。阿拉密學那伽塞克的樣兒說道。你請我們走。我們是很願意的。不幸我們作不到。特統領分付過的。他的號令也是要遵守的。請你們諸位走開罷。你們在此沒有什麼事了。那說話無忌憚的樣子。把伽塞克激惱了。說道。你若不聽我的號令。我就要叫他們動手了。阿托士一半同自己說道。他們有五箇人。我們只有三箇人。又要喫虧了。我只好死在這裏。我再沒面孔第二

次敗了。去見統領。登時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三箇肩靠肩的站齊了。那伽塞克也叫他們的人站好。預備攻打。當下達特安自己思量。究竟幫那一邊。這是最要緊的當口。一箇人終身的前程。就靠這俄頃之間。他要分別清楚。是幫國王。還是幫主教。擇定之後。是不能追悔的。並且動起手來。就是犯法。就是同國裏第一箇有勢力的人作對。那箇人的勢力。也許比國王還大些。這幾層的道理。他都想到了。總算虧他的馬上拿定主意。回頭向火槍手道。剛纔阿托士說錯了。他說三箇人其實連我。算是四箇人。頗圖斯道。你怎麼也算一箇呢。達特安道。我雖是未穿你們的號衣。我心裏却是一箇火槍手。不管怎麼樣。我跟你們一路走。伽塞克勸道。小兄弟。你走開罷。你若要保住你的身體。趕緊走罷。達特安那裏肯走。阿托士拉他的手道。你真是箇好漢子。伽塞克喊道。你到底怎樣。頗圖斯對阿拉密說道。這件事趕緊的要定規了。他們看見達特安年輕。無見識。在那裏半信半疑的。不敢就要他幫忙。阿托士道。就是他幫我們的忙。我們也不過是三箇大人。一箇小孩子。那三箇裏頭。還有一箇是

重傷未痊的。頗圖斯道。我們萬不能讓他們的。阿托士道。那是不能的。達特安看見他們猶豫未決。喊道。諸位讓我試試。我敢保打贏了。若打不贏。我也是不離開這裏的。阿托士道。請問這位好漢。尊姓大名。答道。我叫達特安。阿托士道。好極。我們四箇人在一起。伽塞克又喊道。你們打定了主意沒有。阿托士道。打定了。又問道。你們打的什麼主意。阿拉密拔出劍來說道。我們要同你打。伽塞克道。什麼。你們拒捕麼。夥計攻上去。那兩邊的人。登時打起來。兩邊都是好劍手。本事都是可觀的。阿托士敵住克荷薩。他是主教最得意的心腹。頗圖斯敵住畢克拉。阿拉密抵住兩箇。達特安直攻伽塞克。他是並不畏懼。不過跳到那身體壯大的人面前。心裏未免一跳。那達特安跳來跳去。忽而在左。忽而在右。忽然跳到面前。忽然跳到背後。如活虎一般。一分鐘裏頭。換了二十箇招架的樣子。伽塞克是箇頑劍的好手。費了許多精神。本事纔抵得住達特安這樣不守常規的戰法。他的一擊一刺。達特安却擋得甚妙。後來伽塞克力竭了。看見打不過一箇小孩子。心中大怒。亂打起來。那達特安看見機會。

來了。慢慢用起詭計來。加倍出力的打。伽塞克以為可以收功。用盡狂力。一劍撲來。達特安早已留神。輕輕架住。趁他不及隄防。一劍刺去。伽塞克登時倒地。如死人一般。那時達特安略定一定。回頭看他的朋友。打得什麼樣。阿拉密打死了一箇人。尙在同那一人鬪。頗圖斯臂上受傷。把敵人的腿傷了。但是兩箇人的傷都不重。還在那裏惡鬪。阿托士被克荷薩打傷。臉色死白。仍在那裏招架。換了左手拿劍。按比劍的規則。達特安可以幫他的朋友。一時拿不定。去幫那一箇。一眼看見了阿托士的情景。達特安跳過來。對克荷薩喊道。你預備好了。不然。我是一劍把你刺死了。那時阿托士兩腿酸軟。站立不穩。對達特安喊道。你不要殺他。等我歇一歇。同他算舊帳。頂好你把他的劍弄丟了。果然那劍便飛開了二十步遠。阿托士喝采道。好極。好極。克荷薩跳向前頭拾劍。又被達特安一脚踢住了。克荷薩跳向那死在地下的親兵。奪了他的劍。又跳轉來。攻達特安。那時阿托士喘息過來。又同克荷薩戰。達特安知道他歇過。不用幫手。走開了。不到幾分鐘。克荷薩咽喉受傷倒地。那時阿拉密又把

那一箇親兵打倒在地。在那裏叫喊求饒。只剩了頗圖斯。還在那裏同畢克拉打。頗圖斯一面打。一面在那裏笑話他的敵人。畢克拉却一點也不放鬆。他們兩邊打了好一會子。時時刻刻怕巡兵來擊。阿托士、達特安、阿拉密等叫畢克拉降。畢克拉腿上雖受了傷。還是不肯罷手。伽塞克一隻手按住地。擡起頭來。對畢克拉說道。你降了罷。畢克拉也是箇喀士剛人。不肯降。把劍指地下答道。現在只剩我一箇。我要死在這裏。伽塞克道。你一箇人如何敵四箇人。我是你的統領。我叫你降。畢克拉道。你是統領。我是要遵號令的。我就降了。他却。不願把劍獻與敵人。遂折斷了。丟在牆脚。兩手交胸在那裏唱歌。那火槍手們看見此人如此勇敢。不免肅然起敬。衆人對他行了軍禮。把劍都收起來。達特安也收了。同畢克拉兩箇人。把克荷薩同那阿拉密所傷的親兵。擡到廟裏。第四箇親兵是死了。他們把廟裏的鐘。打了幾下。拿了搶來的四把劍。便向特拉維府裏來。路上高興的如同發狂。手拉手的在街上走。一條頂寬街不設他們走的。碰見火槍手。就告訴他。他也跟住熱鬧。達特安夾在阿托士。頗

圖斯當中樂到如登了第七層天一樣。走到院子時候說道。我雖然未曾入你們的軍籍。我已經幫你們打了一仗了。

第六回 路易第十三

他們打架的事體。驚動了許多人。特拉維當面的申飭他們。背地裏禁不得高興。但是不能不先告知國王。趕緊跑到盧弗宮。可惜已是遲了。那主教已先到了。國王並沒傳見特拉維。到了晚上。國王鬪牌贏了。十分高興。特拉維入宮伺候。國王見他到了門口。說道。統領。你快進來。我要申飭你。你可知道。主教又在這裏說你的火槍手不好。他難受得很。今晚總不高興。你可知道。你的火槍手。見直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們見直的是些死囚。特拉維是極會看風頭的。看見這箇情形。便答道。他們是極可靠的。同小羊的一樣。馴良。他們不想別的。只想拔劍相向。替我王盡力。有些時候。他們也是沒法。主教的親兵。總要同他們爭鬪。爲的是本營的體面。他們怎麼好讓人糟踐。不去自己保護自己呢。國王攔住說道。你聽聽。我們這箇好漢。統領說好



像他的人。就是庵裏的尼姑。一樣。特拉維。我老實的說罷。我很想降伏你。把你的差使交把薛摩羅。我曾經應許他。叫他去作庵主。你可不要想我只聽你的一面之詞。我要聽聽兩面的說話。你却不要忘記了。人家都叫我公道的路易。國王不必忙。我是要慢慢的查。特拉維道。我相信王上一定秉公辦理的。我慢慢的等就是了。國王道。你只管等罷。我可不要你久等。過了一會子。國王的手運壞了。他贏的錢。慢慢輸了。借端起來。把贏的錢。裝入口袋。說道。拉烏威。你來替我。我要同特拉維有要緊的事商量。我桌子上還有八十箇路易。錢你也如數的拿出錢來。我不要輸錢的人說閒話。公道要緊。轉過頭來。把特拉維領到窗口問道。統領。你說的是主教的親兵。先挑火槍手的。答道。他們常常是這樣的。問道。是怎麼樣起手的。兩邊的話。判案的都要聽聽。答道。起首是沒什麼的。我手下頂好的三箇人。那們的名字。陛下是曉得的。他們的忠心。陛下是知道的。也不止一次的了。那三箇人。同一箇喀士剛人。那人是今日初到。來投効的。同他們纔認得。他們約好。要到聖遮猛。在喀米酒所會齊。到了

那裏就有五箇親兵。伽塞克爲首。也到那裏。同他們鬧起來。我看那親兵們。是因爲自己的事。背地裏要違犯陛下禁止比劍的諭旨。國王道。我看也是的。他們要在那裏比劍。特拉維道。我也不能無故的控他們。陛下也明見。五箇人拿了兵器。到那裏作什麼。國王道。你的話不錯。特拉維接住道。他們看見我。的人在那裏。他們自己的事。先丟開了。要同我的人鬧。陛下明見。火槍營是陛下的親兵。是自然。同主教的親兵。不對的。那國王很下氣的說道。是的。國裏不幸。他們要分出黨來。常常的要爭勝。也不是事。你說是他們先挑你的人。特拉維道。不過我看情形。是很像。我可不能說一定是這樣。陛下明見。要查出實在的情形。却不容易。那裏人人。都能覈明。見萬里。叫人家都稱呼公道。天子如陛下。的呢。國王道。你的話不錯。當日鬧事的時候。除了你的火槍手。我聽見還有一箇年輕的人在場。是麼。特拉維答道。有的。內中一箇。是先前受傷的。可見是陛下。的三箇火槍手。一箇。先前已受重傷的。還有那箇年輕的。共總四箇人。不獨抵當住主教的。五箇。最有本事的。親兵。並且把四箇都打倒了。國

王高興的了不得。說道：這是大勝了。見直是全勝了。特拉維道：全勝之至也。比得上從前在賽橋那一勝。國王道：共總是四箇人。一箇先前受傷的。一箇年紀還輕。那箇年輕的人是誰。特拉維道：那箇還算不了成丁的人。這回可出色的很。我要趁這機會。保薦給陛下。國王道：他叫什麼。特拉維道：他叫達特安。是我老朋友的兒子。他的父親很打過仗。同老王出過力的。國王道：你說這少年很出色。你把情形告訴我。我最喜歡聽。大膽人作的事。說畢。一手叉住腿。一手搓鬚。特拉維道：達特安不過是箇大一點的小孩子。穿的是平民衣服。主教親兵的首領。看見他年輕。又看見他不是營裏的人。故此沒有動手的時候。叫他先走開。國王攔住說道：特拉維。你曉得是我們先打。特拉維道：陛下說得是。那是無疑的了。不管怎的。他們叫他走開。他答道：我心裏是箇火槍手。要盡忠於王上。故此要幫火槍營的忙。國王道：真好箇膽大的少年。特拉維道：他果然幫我們的人。十分替陛下出力。出色的很。是他把伽塞克身子刺通的。因爲這一層。主教很生氣。國王道：這小孩子刺通伽塞克身子麼。說來難叫

人相信。特拉維道我說的是實在情形。國王道那伽塞克是國裏有名的。一箇使劍的好手。特拉維道他這次遇着敵手了。國王道特拉維我很想見他。你叫他來。我們替他想想法子。特拉維問道陛下幾時見他。國王道明日中午。特拉維道只帶他一人來見麼。國王道四箇一同來。我要謝謝他們。如此忠心的人。却不多。應該酬報他們。特拉維道明日十二點鐘。我們來盧弗宮伺候。國王道等等。不要忘了從後樓梯上來。我們不必叫主教知道。特拉維答應着。國王又道特拉維你要曉得。諭旨是諭旨。打架可是犯法的。特拉維道陛下明見。這次打架。同平常比劍不同。並未有先約好的。請看他們五箇人。我們三箇人。又湊上一箇小孩子。便知是沒有預約在先了。國王道這是不錯。且不管他。你不要忘了從後樓梯來。特拉維不禁微笑。看見居然把這懦弱的國王說動了。叫他同主教反對。心裏覺得舒服。於是對着國王鞠躬。盡禮。走出宮來。當天晚上。那三箇火槍手。都知道明天見國王。他們是常去的。不算什麼稀奇。惟有那達特安。他是箇喀士剛人。異想天開。以爲這一次他的前程有了。

一夜在那裏作好夢。明早八點鐘他就走到阿托士那裏。阿托士已經穿好衣服。正要出去。他原已約定頗圖斯、阿拉密兩人在羅森堡旁邊打網球。順便就約達特安同去。達特安從來沒見過。又閒得沒事。就同走了。到了那裏。那兩箇人已經在那裏打球。阿托士是箇好手。同達特安合了夥。同那箇對打。打了幾下。知道他傷尙未好。打不了球。因此這邊只得達特安一箇人。達特安因爲自己不會打。只好罷了。拋球作耍子。忽然頗圖斯用力甚猛。那球在達特安臉旁飛過。幸未打着。達特安想了一想。如果臉上打了一球。是不能見國王的。豈不是拋丟了前程。想到這裏。便對那兩箇人說。實在不會頑球。等學會再來。今日且先不頑。遂跑到旁邊坐下。誰知旁觀的人。人內中有一箇是主教的親兵。因爲同伴打輸了。裝了一肚子的氣。昨晚銷假回來。正想找機會來報仇。他這時看見了機會。特爲大聲的。同他的同伴說道。想來那箇人。不過是箇火槍手的學徒。你看他見了球。就這樣害怕起來。達特安聽見了。同被毒蛇釘了一口的樣子。怒目看那說話的人。又聽他一面搓髮。一面叫道。你只管看我。

你要看多久。就多久。我剛纔說的話。的確是從心裏出來的。達特安低聲答道。你的意思是現的很。請你跟我來。那親兵問道。幾時。答道。就是現刻。又問道。你可曉得我是誰。答道。我不曉得。我不要曉得。那人說道。你太莽撞了。你若是曉得我的名字。你就不這樣快快的喊我出來。達特安問道。你是誰。答道。我叫波那朱。達特安道。波那朱先生。我在外相候了。那人答道。我就來。他的同伴道。波那朱。你慢慢的去。不要叫人看見。我們是一塊出去的。我們不要叫人看見。波那朱道。你說的不錯。他心裏却是詫異。爲什麼說出名字之後。那少年一點都不理會。原來波那朱。最是有名喜歡打架的。巴黎的人。是都曉得的。惟有達特安。他是初到。故此不知。頗圖斯同阿拉密。打球打的高興。阿托士旁觀。看得入神。都不覺得那達特安出去了。達特安在外等候。不一會子。波那朱也來了。達特安因爲十二點鐘。還要見國王。心裏著急。四圍看了一看。見街上無人。便對他的敵人道。你今日徼倖得很。只要同火槍營的學徒較量。我總要盡力的對付來罷。波那朱道。且慢。我看這裏地方不妥。我看還是到聖遮

猛或是柏力奧似妥當點。達特安道：你說的也有理。不過我是等不及。十二點鐘還有要緊事。那趕緊預備罷。波那朱立刻拔出劍來。跳過來。就要使出下馬威來。嚇唬小孩子。達特安自上次打贏之後。有了閱歷。有了把握。不獨比從前鎮靜。還要膽子大些。交手之後。達特安地步站得穩。波那朱倒退後了一步。把劍向旁邊一閃。達特安把劍一送。刺着敵人肩膀。波那朱說：不要緊。直撞上來。碰着達特安劍尖。幸沒跌倒。他還不肯認輸。直向脫力木的尼子跑來。他的親戚住在那裏。達特安還不知他重傷了仇人。苦苦的追來。幾乎結果了波那朱。不料打球場吵起來。有兩箇人拿着劍跑出來。攻達特安。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也趕來。把那兩人打跑。救出同伴來。波那朱同時倒地。那兩箇人見勢不敵。大喊道：救命呀。脫力木的人來救命呀。就有一隊人從脫力木住宅跑來。攻火槍手。及那少年。那火槍手見勢不好。亦喊道：救命呀。火槍手來呀。原來那時候的軍人都是同火槍手要好的。當下有德西沙所帶的三箇禁兵。在那裏走過。兩箇上前幫火槍手。一箇跑回統領府報信。統領府院

子是常常有火槍手的。聽見了都跑去幫忙。那時打的真是熱鬧。火槍手的人多。主教親兵。同脫力木的人。退入宅裏。關閉大門。波那朱是早已擡進去了。傷的甚重。達特安他們在門外大鬧。要放火燒宅。忽聽見打十一下鐘。只好罷手。還弄了些大塊石頭。軋門。軋不開。只好回府。特拉維已知道又鬧事了。催他們道。時候不早。該到羅弗宮了。我們要先發制人。不要讓那主教先去。我們來說。今日的事。是昨日的餘波。兩件事併作一件辦。他便帶了那四箇人。一直到羅弗宮來。誰知國王已經去了。聖遮猛的大樹林打獵。特拉維以爲不確。又問一番。後來見是確的。眉頭繃了。問道。是昨晚說定打獵的麼。侍者答道。不是的。今早圍場總管來說。有箇好鹿。王上初時不去的。但王上最好打獵。後來也就答應了。飯後動身的。特拉維問道。今早王上見過主教麼。答道。想是見過。我今早看見有人套主教的车。我問他們。主教要到那裏去。他們說是去聖遮猛。特拉維對四箇人道。他先去的了。我今晚必定見國王。你們先躲在一邊罷。特拉維是知道路易第十三脾氣的。他的主意。總是不錯。那四箇人只



好聽統領的話。統領隨分付他們回去聽信。特拉維到了府。就首先發作。寫了封信。叫人送到脫力木宅子。叫他把主教的親兵。闕出去。責成他懲辦他的用人。罰他們。擅打王上的火槍手。誰知波那朱的親戚。早已把事由告訴了脫力木。脫力木回信說。是火槍手先滋事的。你們的人。還要放火燒我的宅子。特拉維看見打筆墨官司無用。自己親身去面說。兩人見面。十分客氣。兩箇都是極有膽子。極有體面的人。脫力木奉的是耶穌教。從來不附黨。入宮的時候也不多。却不把黨政來害私交的。他今日雖十分恭敬。却比平時冷淡些。特拉維先開口道。今日的事。兩邊都有點錯。我特爲來商量了事。脫力木答道。我也願把這事。結結實實的查究。我是已經查過了。看起來。是你們火槍手的不是。特拉維道。閣下是箇公道人。最講道理的。我有一箇辦法。想來閣下是聽的。脫力木道。我很願意聽你的辦法。特拉維道。我先要問你。你的家臣的親戚波那朱。怎麼樣了。脫力木道。傷的很重。那肩膀的傷。是輕的。但是肺傷甚重。醫生說是了不得的。特拉維道。受傷的人。尙省人事麼。答道。尙省人事。問

道。能說話否。答道。尙能說話。但不甚容易。特拉維道。我們同去看他。勸他說實話。他說的話。我絕不駁。什麼責成。我都擔任。脫力木略想一會。也答應了。兩人到了受傷人所住的房。他看見了。尙要起來。因傷重不能起。幾乎暈倒。趕緊進藥。吃了好些。特拉維就請脫力木問話。特拉維料的不差。那人雖是奄奄待斃。說的却是實在情形。一字不假。特拉維意思。就是要他說實話。當下同波那朱說了望他早日痊愈的話。辭別脫力木。回到自己的府。便請那三箇火槍手同達特安來吃飯。特拉維是極好客的。座中只是從來無主教的朋友。席上談的。都是那兩次打架的話。達特安兩次都打贏了。座上的人都恭維他。那三箇火槍手聽見了。也毫無妒忌之意。到了快六點鐘。特拉維告辭要入宮。因約定召見的時候過了。他同那四箇人。就不從後樓梯進去。國王打獵。還未回來。只好先在前廳等候。等了半點鐘。王上回來了。就傳見達特安。心裏亂起來。再等幾分鐘。他的前程就定規了。兩隻眼不停的看那扇門。路易第十三。果然出來了。還穿打獵衣服。靴子上都是塵土。手上拿了獵鞭。達特安一眼

望過去。就知國王不甚高興。王上進來。百官分兩旁站班。他們明知王上發怒。也要王上怒目看看他。覺得比不看的。好。那三箇火槍手前進一步。達特安仍站在後面。王上原是認得那三箇人。這時却並不理會。路易兩眼落在特拉維臉上。特拉維兩眼回看。神色不變。路易轉眼看了別處。嘴裏唧咕着走進來。阿托士說道。這次情景不好。恐怕沒機會得着勇號。特拉維道。你們四人在這兒等十分鐘。等我先進去。如果我十分鐘還不出來。你們先回府。久等是無益的了。那四箇人等了十分鐘。一刻鐘。二十分鐘。特拉維還未出來。只好先走了。心上覺得不安。不曉得鬧出什麼亂子。再說特拉維進來。臉上是箇強硬的樣子。看見王上十分的不高興。坐在椅子上。用鞭桿打那靴子。特拉維故作高興的神氣。恭恭敬敬的問王上聖安。王上答道。身體不好。身體不好。悶的要死。路易是慣說這種話的。常常的把百官拉開一箇。到了一邊。同他說道。讓我們兩箇人今日去受悶罷。特拉維聽了。答道。怎麼陛下覺得悶。今日打獵。不盡興麼。國王道。有什麼興。事體是一天壞一天。近來的野獸。走過是不留

氣味的。不然那些獵狗是沒有鼻子的。我們放了一隻大鹿。趕了他六點鐘。正要合圍的時候。聖賽們正要吹號筒。那羣獵狗却嗅錯了。跑去別的地方追。原來是箇小鹿。你看。我是要丟開打獵的了。同我從前丟開頑鷹的一樣。特拉維。我真是箇沒運氣。的國王。我只有一隻大北鵬。前天死了。特拉維道。陛下着實失望。我聽了也難受。但陛下現在還有許多鷹鵬之類。國王道。有是有的。誰去教呀。教鷹鵬的人。現在沒有了。只剩我一箇人。還懂得點。等我死了。就沒人打獵。只好拿陷阱籠子網子頑頑罷。我又沒時候教幾箇徒弟。那主教又常常的來囉唆。不叫我有一點空。不是講西班牙。就是講奧大利。英吉利。不必說主教罷。特拉維。我也不高興你。特拉維是早已知道的了。他曉得國王的脾氣。他曉得慢慢是要說到他自己身上的。遂故作驚訝的神氣。問道。陛下因什麼事不高興我。路易問非所答的說道。你這樣。就算盡職嗎。就因爲這樣。我就叫你當火槍營統領嗎。他們跑去行刺人。半城都鬧起來。又要放火燒人家的房子。你坐在那裏不管。我也許太着急了。說你不好。大約你現在來告

訴我。你已經把那些人都監禁起來了。你是秉公的把這事辦結了。特拉維冷冷的說道。沒有。我是來請旨懲辦犯事的人。國王道。你怎麼說。特拉維道。我說的是人家冤枉我們的人。國王喊道。怎麼樣。這可是件新鮮事了。難道你說。剛纔我說的話是靠不住嗎。難道你那該死的三箇火槍手。同那箇小子。沒有同野人的一樣。打那波那朱。打的他快死嗎。難道你說。他們沒有把脫力木公爵府圍起來。要放火燒嗎。論起他那府裏。都是耶穌教人塞滿了。打仗的時候。是要燒的。現在昇平世界。豈不是反了嗎。特拉維。難道這些事。是賴得丟的嗎。特拉維問道。陛下是那裏聽來的。這一段奇怪的新聞。國王道。還有誰就是那箇人。他當我睡的時候。他可睜着兩眼。靈醒的很。當我頑要的時候。他可要翻天攪地的辦他自己的事。他那箇人呀。什麼事都管。內政也管。外交也管。法國的事也管。歐羅巴全洲的事也管。就是這箇人告訴我的。特拉維道。除非陛下說的是上帝爺。不然那箇能毅比陛下的勢子還要高出怎麼些來呢。國王道。不是的。我說的是法國柱石之臣。很聽我調度的一箇。

臣子我的獨一的好朋友。就是那主教。是也。特拉維道。主教並不是教王。呀。國王道。你這話怎麼講。特拉維道。我說的是惟有教王。是立於不倒不敗之地的。主教還駁不上呢。國王道。難道你說他騙我欺我麼。你要控告的。可就是他。如果是的。你趕快的說。特拉維道。我並不是說他騙陛下。是說他自己聽錯了別人的話。自己騙自己。他向來同陛下。的火槍手。有意見。他誣賴了他們。他聽來的話。是靠不住的。國王道。這話是脫力木公爵說的。你可沒得辯了。特拉維道。這件事體。同公爵大有關係。他那裏肯說公道話。然而我却相信。公爵是箇顧體面的人。我很願意拿他的話當憑據。可是要先約好一件事。國王道。那一件。特拉維道。是請陛下叫他來。陛下自己盤問他。不許有旁聽的人。問了之後。請陛下馬上就傳我來。國王道。公爵判了案。你肯依麼。特拉維道。肯依。國王道。他要怎麼辦。就怎麼辦麼。特拉維道。自然。國王當下就喊向來最相信的內侍。名叫赤斯尼。說道。你馬上打發人往脫力木府。說我今晚要同他說話。特拉維道。請陛下見了他之後。馬上就傳見我。不要先見別人。國王道。一

定。特拉維道。我明早來伺候國王道。很好。又問道。幾時來好。國王道。隨便。特拉維道。如果來的太早。恐怕驚擾陛下。國王道。我那裏還有覺睡。我現在沒有覺睡了。全是作夢。你只管早點來。七點鐘罷。你要記得。如果是你的火槍手不是……特拉維忙接住道。如果我的火槍手不是。自然是把那些人交把陛下。聽候陛下秉公的辦。陛下尚有話分付麼。國王道。沒有了。人家叫我公道路易。不是無故的請了。明天見罷。特拉維鞠躬說了句祈禱的話。就出來了。再說那天晚上。路易果然睡的不舒服。特拉維是更不必說了。第二天早上六點鐘。那三箇火槍手同那小子。就到府裏來。統領早已分付。叫他們入宮。他可沒有許他們什麼。不過叫他們知道。他自己的名譽。同他們的名譽。只靠明天這一點。前程是一點把握沒有。到了後樓梯下。他叫他們在那裏等。特拉維走去問赤斯尼。纔曉得公爵今早纔到。因爲昨晚不在府裏。得信很遲。特拉維聽了。很高興。知道他自己未見國王之先。是沒人造謠言。騙國王了。等不到十分鐘。公爵出來。碰見特拉維。說道。王上叫我來。問昨天打架的情形。我把

實在情形告訴了。就說是我府裏的人不是。我是預備同你陪不是。幸而就遇見你。我甚盼望。我們兩箇人。從此以後。是兩箇好朋友。特拉維道。我素來佩服你公道。顧體面。故此我就請你在王上面前。替我說話。看起來。我並沒作錯。我高興的很。曉得法國還有一箇人。當得起我剛纔說的話。誰知國王聽見了。說道。好口才。說得好。不過你要補一句。說我也要算脫力木的好朋友。我覺我得實在孤零無人理。我打那裏說起。我有三年沒見公爵了。我不請他。他是不來的。煩你把這話告訴他罷。我自已是。不好意思說的。公爵說道。王上的話。我甚感激。不過陛下要曉得。那常見陛下的人。除了統領。不算不見得。都是陛下最忠心的臣子。國王從門裏走出來道。公爵。你聽見我的話了。特拉維。你的火槍手在那裏。我叫你帶領他們來。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特拉維道。他們在樓下等着。陛下要見他們。請分付赤斯尼。喊他們來。國王道。叫他們馬上來。現在將八點了。九點鐘。還有別人來見。請了公爵以後。常來些。公爵鞠躬而退。纔開了門。那三箇火槍手。同達特安。跟了赤斯尼。到了樓上。國王喊道。



你們進來。我要罵你們一頓。三箇火槍手。鞠躬上前。達特安跟在後頭。國王道。你們幹的什麼事。不到兩天。你們把七箇親兵打倒了。這是太過了。按你們這樣辦法。豈不是叫主教每三箇禮拜就換一營新親兵麼。看起來。我是要把諭旨加嚴厲些的了。偶爾鬧一次。那是沒法的事。兩天弄倒了七箇。未免太多些。特拉維道。他們因爲這件事。來見陛下求饒。我着實的作保。他們是十分懊悔。國王道。什麼懊悔。沒有的事。他們那詭譎的臉。我不相信的。那一箇像箇喀士剛人。我更不相信。你過來。達特安走上前。作出那副可憐的臉。來。國王道。怎麼說。特拉維。你說他是箇少年。他不過是箇小孩子。你難道說是這小孩子把伽塞克刺傷的嗎。特拉維道。是的。他很出色的兩劍。還把波那朱打倒了。阿托士道。還不止這樣。當日若不是他把我從畢克拉手上救出來。我今天是不能覈來見陛下的。國王道。這喀士剛人打起架來。倒像是箇魔鬼。不過他們打架衣裳總要弄破了。劍也折了。喀士剛人是不見得錢多的。特拉維道。他們那裏雖然山多。却還沒有找出金礦來。他們從前回老王很出過力也。

該得點好處。國王道：我所以有今日子，也得喀士剛人的力。赤士尼，你去看我的口袋，有四十箇畢士度名錢，沒有拿來把我小夥子。你來告訴我，是怎打。的。達特安就把打架的情形，細說了一遍。如何聽見王上召見，歡喜的一夜沒睡，如何起早，同那三箇朋友去打球，如何怕球打壞了面，不便見王上，故此躲開。如何波那朱譏誚他，幾乎喪了命。如何公爵的府，幾乎被他們放火燒了。國王道：公爵也是這樣說。那主教真是可憐。兩天丟七箇人，都是親兵，裏頭最出色的，你們衆位聽着，這可穀又穀了。你們報仇，算報過頭了，也該罷手了。特拉維道：陛下，如果算是穀了，我們也算是穀了。國王從赤士尼手裏，拿了些金錢，交把達特安，說道：我是很滿意了。這就是我滿意的憑據。看官須知，那箇時候風氣不同。國王把臣下的錢，臣下收了，不算丟臉的。達特安把錢收了，感激得很的謝王上。國王看鐘，說道：現在已經八點半鐘了，你們可以去了。我還要見別人。我謝謝你們替我出力，盼望以後，你們還要替我出力。阿托士道：我們願意粉身碎骨，報答陛下。國王道：很好，我要你們保全身軀的好。那

是更有用。他們出去的時候。國王低聲對特拉維說道。火槍營現在無缺。生手也要練習練習纔好進去。你把那小夥子送到你的親戚德西沙所帶的親兵營去罷。想到主教因這些事體在那裏生氣也倒有趣。我只好不管他。我要怎樣就怎樣了。國王說畢。搖手。特拉維走出來。達特安把金錢分給那三箇朋友。那主教果然在那裏大發雷霆。有一箇禮拜。總沒來陪王上打牌。國王也不去理會。有時碰見了。就問主教道。你那兩箇人。伽塞克。波那朱。這幾天好點麼。

#### 第七回 四大俠之跟人

達特安等離了羅弗宮。就同那三箇人商量。那四十箇畢士度。應該怎麼花法。阿托士要吃館子。頗圖斯說是僱箇底下人好。阿拉密勸他找箇女相好。那天他們果然大吃館子。跟人在那裏伺候。菜是阿托士點的。跟人是頗圖斯僱的。原來這人是披喀狄人。阿托士從橋上走過。看見他在那裏閒逛。向着水面吐唾沫。頗圖斯一想。這箇人一定是有思想的。馬上就僱了他。那人名叫巴蘭舒。看見頗圖斯的樣子。闌

心裏很高興。等到見了頗圖斯。已先有了跟人。名叫摩吉堂。覺得懊悔。只好跟達特安了。後來伺候吃館子。看他拿出一手的金錢來還帳。心裏又喜歡的了不得。以為是運氣來了。到了晚上。去收拾牀鋪。看見特達安。只有內外兩間房。一鋪牀。他又覺得難受。只好拿了主人的一張毯。鋪在外間睡了。阿托士的跟人。叫吉利模。很得了他主人不多說話的本事。原來阿托士同頗圖斯阿拉密兩箇人相處了五六年。他們兩人從來沒聽見過阿托士大笑。就是微笑的時候。也是少的。他若是見得說一箇字。就穀的他再不肯說到兩箇字的。同他閒談。是極沒趣的。他說出來的。都是極簡括的話。沒甚枝葉的。阿托士今年快三十歲了。人是聰明。臉是俊俏。從前有過相好女人。誰也不知道。他從來是不肯談女人的。他總覺得無趣。就是偶然談到女人。他的話是說得極牢騷的。因此他倒有少年老成。未秋先槁的模樣。他同吉利模。是不說話的。要他作事。只是略動動手。或擺擺嘴。就是了。吉利模。却倒是極戀主的。看見主人是十分害怕。有時不曉得主人意思。常把事弄錯了。阿托士責備他。那時話

話略多些。頗圖斯却同阿托士的品格相反。他最好說話。說得又響。不管有人聽。沒有人聽。他總在那兒說。他聽自己說話高興的很。他是樣樣都談。就是不談科學。他說從做小孩子起。就恨極講科學的人。頗圖斯的模樣兒。不及阿托士。故此頗圖斯待阿托士。總欠公道。他們初相處的時候。頗圖斯覺得模樣兒差。專要穿華麗的衣服。阿托士雖穿平常號衣。頗圖斯還是比不上。只好常常在營房誇嘴。誇他同女人得意的事體。阿托士却從不說一字。頗圖斯好吹。起初就吹某闊紳的夫人。如何同他要好。如何密約。隨後就說到世爵的夫人。後來吹得更利害了。就說是有一外國公主。同他要好的了不得。還要送他許多錢用。俗語說得好。有這樣的主人。就有同樣的跟人。且說他的跟人摩吉堂。是那曼人。他原另有名字。頗圖斯嫌不好聽。把他改叫摩吉堂。他初跟頗圖斯的時候。原兩面約過的。穿的要好。住的要好。每日自己要兩點鐘的假。自己辦點私事。頗圖斯穿舊的衣服。就賞給他。他交給裁縫修改。摩吉堂出來伺候主人的時候。穿的倒也整齊。阿拉密的跟人叫巴星。他因爲主人

不久要做教士。他就常穿黑色衣服。他是巴利人。年紀三十六歲。脾氣極好。臉上柔和。得空就看教書。天天弄些好菜給主人吃。給自己吃。從來是不肯多說話的。不曉得的人。以爲他盲聾啞。他却是忠心爲主的。這是說的那三箇人的跟人。現在要說他們的住處。阿托士住在孚留街。與羅森堡相近。住的兩間很好的房。房主人是箇女人。年紀尙輕。也有姿色。常常的兩眼不轉睛的。看那少年火槍手。總想不到手。房裏掛的都是戰勝品。內中有一把劍。想大約是法蘭瓊阿第一時代東西。裝飾華麗。劍柄鑲了許多寶石。頂少也值二百畢士度。阿托士窮極的時候。也不肯賣的。頗圖斯最喜歡的是這把劍。他常說。甯可少活十年。要得這把劍。有一天。頗圖斯要去會一箇公爵夫人。他問阿托士借那劍。阿托士一字不說。把那寶石金鏈取來。交給他。對他說道。這劍掛在牆上。不好動的。除非我離開了這裏。我纔取下來。牆上還掛得一幅真像。似是顯理第三時候的人。掛了寶星。人家看見。認做阿托士同那真像十分相似。一定是阿托士的祖上了。牆桌擺一金盒子。上面的徽章。同劍上的真像上

的一樣。桌上還有許多東西。都不如這箇金盒子。盒子的鑰匙。他常帶在身上。有一天。他打開盒子來看。剛好頗圖斯在那裏。看見盒內。全是信札。大約都是些情書家譜之類。頗圖斯住在克侖畢街。住的極闊房子。他同朋友走過。總要指把他。看告訴他。這就是我的房子。有人要去。那裏找他。他總是不在家的。他也從來不請人到他那裏去。故此無人曉得他房裏有什麼東西。阿拉密住的房子小。一間飯廳。一間客房。一間臥室。都在地下。臥房外邊。是箇有樹陰極幽密的一所園子。達特安的住處。同他的跟人是說過的了。按下不提。且說達特安。是箇足智多謀的。什麼事都要打聽。費了許多事。要打聽他那三箇朋友的來歷。他曉得那三箇人的名字。都是假的。阿托士世家的模樣。他看的最有味。他就要從頗圖斯那裏打聽阿托士的來歷。從阿拉密那裏打聽頗圖斯的來歷。誰知頗圖斯也不過畧知一點。阿托士又是箇不好說話的人。怎樣也打聽不出詳細的來歷。衆人猜的是。他從前愛過一箇女人。未得好結局。有人對不住他。到底是怎樣一件事。也無人知道。說到頗圖斯。他的來歷。

是人人知道的。只知道他的真名姓。他原同特拉維約過。不許說出來的。他爲人是最好浮華的。性子又鹵莽。就同一片玻璃一樣。一看就透的。他最好吹。你若相信他自誇的話。可就上他的當了。阿拉密外面是坦白的。骨子裏却是城府甚深。人家要從他那裏打聽別人的事。他是不大答腔的。若是問他自己的事。他總是把話來搪塞。有一天。達特安問他。頗圖斯同公主要好的話。問完了。就要問他自己的事。說道。你講別人同世爵夫人公主要好的事。講的也不少了。你自己的事。怎樣了。阿拉密攔住。說道。你別怪我。我講頗圖斯的事。都是他告訴衆人的。若是他叫我不要告訴別人。你是一字聽不着我講的。達特安道。我曉得。但是你是很熟徽章典故的。我還記我初次同你認識的時候。是因爲一塊繡花手巾。這次阿拉密倒沒不高興的意思。客客氣氣的答道。你要曉得。我不久是要當教士的。碰見世上浮華的事。我是躲避的。那塊手巾。不是人送的。是朋友來探我。丟在我房裏的。我沒法。只好收了。不要害了我朋友同他相好的交情。我自己却沒有相好的女人。也不願意有我學阿



托士的好榜樣。他是沒相好的女人。達特安道。算了罷。你是箇火槍手。不是箇教士呀。他答道。不錯。我暫時是箇火槍手。也不是我願意幹的。我心裏總想當教士。是頗圖斯阿托士兩箇人。硬拉我來的。你曉得。我正要當教士的時候。我有一件爲難……說到這裏。便不說了。趕緊又接住道。這種事。你是不願意聽的。我也不必躊躇你的時候。達特安道。不打緊。我很要聽。我現在一點事也沒有。阿拉密道。我可有事。我還要念經。還要替代。吉隆夫人作詩。還要到某街替施華洛夫人買胭脂。雖沒事。我却忙的很。說畢。拉拉手。走了。達特安想了多少法子。只打聽得那三箇人一點兒來歷。他暫時且不追問。他到日後。自然看見許多的。現在他看那三箇。阿托士就像是阿奇理。洪謀賊內  
的英雄頗圖斯是愛則克士。同上。阿拉密就是箇約瑟。按下不提。再說這四箇好朋友。日子過的很快活。阿托士賭錢輸的時候多。只有他借錢把他人的時候。他從來不向人借錢的。就是當天還不了的債。明早六點鐘。他一準送錢來還的。頗圖斯的運氣頗好。贏了錢。他就吹的令人難受。若是輸了。他就跑了。好幾天不見。

面等到再見面的時候。總看見他臉色青些。人也瘦些。不過他總要弄些錢回來。阿拉密是向來不賭的。總不算是箇頑友。同人也不大上得來。他時時刻刻都要辦事。有時喫飯。喫得最高興的時候。別人在那喫酒閒談。正想再喫再談幾點鐘。那阿拉密獨自一箇人站起來要走。嘴裏說是要同一箇極有學問的道學先生。商量事體。有時說是要作一篇論。還要請衆位不要攪亂他的心思。阿托士到了這些時候。總微笑。頗圖斯浮一大白說。阿拉密只配作箇三家村教士。再說達特安的跟人巴蘭舒。看見他主人得意的時候。却是很遵循的。他每天的工錢。是三十箇蘇。錢名第一箇月。高興的同百靈鳥一樣。待他主人十分恭敬。等到主人那幾箇錢快花完了。他嚙莫不歇的叨叨。弄得阿托士三箇人極討厭他。阿托士勸達特安把他開發了。頗圖斯的意思。是要打他一頓。再攆他出去。阿拉密的意思。是隨他叨叨。不要理他。達特安說道。你們都說得好聽。阿托士是從來不同吉利模說一句話。也不讓吉利模說一句話。他們兩箇人。是不會對說的。頗圖斯的手段極闊。他的摩吉堂。看他同天神

一樣。阿拉密終天在那兒考究教裏的經典。他的巴星。看他的主人。以爲十分了不得的。我又不是火槍手。連親兵還殺不上。我又沒錢。你們叫我怎樣叫我的巴蘭舒。恭敬我。害怕我呢。阿托士答道。這雖算是件家裏的事。可是件很要緊的事。待小人是待女人一樣。你將來要怎樣待他。起首就要怎樣待他。你要細細的想透了。達特安果然想了。立定主意。先懲戒那巴蘭舒。隨後不許他去跟別人。對他說道。我不久運氣就要來了。你只要稍爲等等。你的好事也來了。我是箇有良心的好主人。我不肯等你快有好事的時候。闕你走。那三箇朋友。看他如此辦法。都以爲然。巴蘭舒很害怕。不敢再說走了。這四箇人。後來閒得沒事。達特安尙沒定性。看見巴黎樣樣是新鮮的。只好跟那三箇人跑。冬天八點鐘起來。夏天是六點鐘。隨卽就到特拉維府裏。聽分付。打聽新聞。達特安雖然不算是箇火槍手。却天天同那三箇人在一塊。他們值班。他也跟往值班。火槍營的人。箇箇同他要好。特拉維極喜歡他。常時在國王面前。提他的名字。那三箇人同達特安極親熱。他們四箇人。不論在什麼地方。或是

打架。或辦事。或頑耍。都是在一塊的。四箇人的交情深的。很是分他們不開的。且說有一天。國王分付德西沙。把達特安補了一名禁兵。達特安穿起號衣。不禁歎一口氣。爲的是。不知幾年纔能更換穿火槍營的號衣。特拉維答應他。兩年。如果出力。辦得好事。立了功。還可以快些。達特安只好罷了。第二日。就當起軍人來。每逢達特安值班的時候。那三箇人也來陪他。德西沙添了一名禁兵。却得了四箇人的用。

### 第八回 邦那素夫妻

且說王上賞的那四十箇畢士度。不久就用完了。那四箇人沒法好想。起初是阿托士幫忙。其後頗圖斯救急。忽然他跑的無影無形。好幾天。其後弄了錢來。四箇人又過了兩箇禮拜。最後。阿拉密賣了些書。弄了幾箇錢。支持了幾日。等到沒事的時候。跑去同統領借錢。那三箇是欠了債的。達特安是沒薪水的。弄不到幾時。借來的錢。都花光了。真是無法好想的時候。頗圖斯搜括了幾箇畢士度。跑去賭錢。誰知道賭運不好。那些錢輸光了。還欠二十五箇畢士度。這可真弄到山窮水盡了。他們四箇

人帶了四箇人。就在那馬頭上。或火槍營左近閒逛。要找機會等朋友們請他喫飯。只要遇着朋友請他。一箇他們總想出法子來。叫朋友把那幾箇都請了。達特安是初到。沒什麼朋友。這些時只有人請過他兩次。一次是一箇教士請他喫早飯。一次是同營的小兵官請他喫晚飯。他自然把他的朋友都帶了去。喫的人家一桌精光。巴蘭舒就說道。任你能喫多少。也不過一次。只能喫一頓。達特安喫了同伴的許多頓。自己不過請了他們一頓半。心裏覺得難受。他却忘記。這一箇月內。大衆所花的錢。都是他弄來的。反覺得叫他們受累。心裏不舒服。要想想法子。他想到四箇年輕的人。有膽有力。不應該終日舞劍頑耍過日子。他們四箇人既作了死友。只要把精神勢力。好好的用。不管是日裏。或是夜裏。也不管是攻城。是挖地洞。或是智取。或是力取。那是無堅不破的。達特安想到這裏。就後悔爲什麼不早早的辦起來。自己在那裏用心想的。正是想的有味。聽見有人來打門。他把巴蘭舒叫醒了。去開門。看官不要把叫醒兩字誤會了。那時並不是晚上。也不是早起。正是午後四點鐘。因爲。

兩點鐘之前巴蘭舒要吃飯。達特安就告訴他一句俗話。說是睡覺再得喫飯。故此巴蘭舒只好睡覺了。再說那巴蘭舒把門開了。領一箇人進來。是箇做生意人的樣子。巴蘭舒要聽那人說什麼話。誰知那人只要同達特安一箇人說。不叫旁人聽見。他說是極秘密要緊的事。達特安叫他的跟人出去。請客人坐下。停了一會。達特安點頭。等那人說。那人開口道。我聽見達特安是箇極有膽的人。我有一件極秘密的事奉商。達特安請他說。那人停了半晌。說道。我的內人是替王后作鍼綫的人。是極聰明。臉兒也好看。我是前三年娶他的。他可沒甚妝奩。不過王后的一箇心腹人。名拉波特。是他的乾爹。很關照他的。達特安道。怎麼呢。那人道。他昨天從鍼綫房出來。就不見了。我怕是被人家擄了。達特安道。你疑心是誰。那人道。有一箇人。近來常在他身上用心。達特安道。豈有此理。那人道。他找我的女人。看來不是貪色。恐有的別奸謀。達特安道。你看其中。是有詭計。你可知道是爲什麼事。那人答道。我不曉得。這件事我該告訴你不該。達特安道。我就不問你。是你自己來說。有秘密事同我商量。說不

說隨你。你看不該說。就不說。那人道。不是的。我看你是箇可靠的人。我很相信你。我老實告訴你。那箇人擄了我的女人去。雖然不是因他同我的女人有什麼愛情的。事。却是因爲一箇很關的女人愛情的。事。達特安要賣弄他也知道內廷秘密的本事。問道。是波特里夫人麼。答道。比這人還關。問道。代吉隆夫人麼。答道。還要關。問道。施華洛夫人麼。答道。還要關的多。達特安道。難道是……說至此。不敢大聲說。只好低聲了。那人低聲答道。是的。達特安道。同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同公爵。○。達特安道。就是公爵。○。○。那人道。是的。他們說話。說到名字。聲音是甚低的。達特安問道。你怎麼曉得的。答道。我怎樣曉得的。達特安道。你要通身告訴我。隱隱藏藏。是沒用的。那人道。我的女人告訴我的。達特安道。你的女人。從那裏聽來的。那人道。他的乾爹拉波特告訴他的。拉波特是王后的心腹人。故此把我的女人放在王后身邊。叫王后時時刻刻有箇心腹人。你是曉得的。王上是不大理。那王后的主教時時刻刻的找王后的錯處。那些大臣們也想害他。達特安道。我知道根源了。那人道。我的女

人前數日回家一次。從前原約定一箇禮拜回家兩次。我不妨告訴你我的女人。同我極相愛的。他那一次回來。曾告訴我。說是王后有極爲難的事。達特安道。是麼。那人道。是的那主教。天天想法害王后。因爲薩拉班那件事。把王后恨的不可解。你曉得這故事麼。達特安道。曉得。誰人不知道呢。其實他並不曉得。只是不肯認罷了。那人道。主教不獨恨王后。並且常常的借機會來窘他。達特安道。是麼。那人道。王后還相信……說到此。又不說了。達特安問道。王后相信什麼。那人道。王后相信有人冒他的名。寫信叫巴京汗公爵來。達特安道。冒王后的名。那人道。是的。騙他來到巴黎。叫他入圈套。達特安道。你的老婆同這件事。有什麼相干。那人道。他們曉得我的女人是王后心腹人。要把他弄走了。或是嚇唬他。叫他把王后的私事說出來。或是拿錢買他。叫他當奸細。達特安道。這也許是有的。你可曉得誰把你女人擄去的。那人道。我曉得。達特安道。他叫什麼名字。那人道。我不曉得他的名字。我曉得他是主教的走狗。達特安道。你看見過這人沒有。那人道。有一天我的女人指把我看過。達



特安道。他有什麼異相。可以叫人一見就認得。那人道。有的。那箇人。樣子驕蹇的很。黑頭髮。黑臉。兩隻刺人的眼。太陽還有疤。達特安聽了。叫道。太陽有疤。黑頭髮。驕蹇的樣子。眼光射人。這是在蒙城會過的人。那人道。你認得他麼。達特安道。是的。但是同你這件事不相干。你的人就是我的。一拳可以報兩仇。他現在那裏。那人道。不曉得。達特安道。你不曉得他住處麼。那人道。全不曉得。有一天我送女人回宮。碰見他從宮裏出來。我的女人指把我看。達特安道。這件事。太沒處抓拿了。影兒都沒有。你究竟聽誰說。你的女人被人擄了。答道。拉波特告訴我的。問道。他可曾告訴你些情節。答道。一點也沒有。問道。你從別處可打聽些來。答道。我接了……說至此。又停住了。問道。你接了什麼。答道。我說了。恐怕不應該。達特安道。你剛纔說過了。你已經說到這裏。不妨都告訴了我。那人道。我就要說了。我邦那素。達特安道。你叫邦那素麼。答道。是的。達特安道。這箇名字好熟。那人道。想是熟的。我就是你的房東。達特安鞠躬道。原來你就是我的房東。那人道。是的。你住在我這裏。已經三箇月了。因爲。

你的公事忙你也忘了付房錢了。我不是催你交房錢。我並不爲因這事來囉哩。你達特安道。我的好房東。你這樣體貼。我感領的很。只要是。我辦得到的事……邦那素接住道。我極相信你。你的主意。我極佩服的。達特安道。既然如此。請你說罷。邦那素從袋裏掏出一封信來。交與達特安。達特安見了。喊道。有信麼。邦那素道。今早接到的。達特安拆了信。那時天將黑了。跑到窗子來看。那人隨了來。那信上說道。你不用找你的女人。時候到了。自然回來。你若要找他。你自己先不得了。達特安道。說得倒也明白。沒有別的。只是嚇你的話。邦那素道。穀嚇我的了。我不會打架。我也不想到巴士狄名監那裏去。達特安道。我也不想到監裏去。不過頑頑劍……那人接住道。我把這件事。全託了你。達特安道。好的。那人道。我看見你同特拉維統領的火槍手。要好的很。他們是天下有一無二的人。我也曉得他們同主教是對頭。故此我想。要你同你們的朋友。是喜歡替王后出力。保護王后的名譽。他們就是把主教的奸計破了。也是不怕的。也是要做的。達特安道。那箇自然。那人道。那三箇月的房錢。是到

期的了。我還沒有說起。達特安道。不錯的。你剛纔說起了。邦那素答道。我的房子。任你住。到幾時。就幾時。說到房錢。我們從此都不提了。達特安道。你是客氣的很。邦那素道。我現在送你五十箇畢士度。這件事體。是要用錢的。特達安道。你實在見愛。我只好收了。謝謝你。邦那素。你很是箇財主。邦那素道。我一年可以混到二千來柯朗。有幾箇是我開欄杆雜貨鋪弄來的。餘外是作別的生意發財的。你看……說至此。忽然叫起來。達特安問道。什麼事。邦那素問道。那人是誰。達特安問道。在那裏。邦那素指道。在街上對過門口。披了罩袍的。達特安道。就是那奸賊。邦那素道。是他。達特安喊道。他這次可逃不了我。說畢。拔出劍來。往樓下就跑。走到門口。剛碰見阿托士。頗圖斯來找他。讓他出來。他跑到街上。他們兩箇喊道。你到那裏。達特安道。就是滿城的人。答完。已經轉了灣。他們兩箇。是聽見達特安在滿城遇着一箇人。偷了他的薦書的事。阿托士不信。上等人會偷信的。總以爲達特安同那人打架。把信丟了。頗圖斯以爲。那箇男子同那女人。是有幽期密約的。被達特安碰的不湊巧。阿拉密觀。

這種事內中藏了許多陰謀詭計。把這事發露了。是沒甚好處的。他們兩箇人知道他去。找那仇人。不久就要回來的。只好等他。進門之後。看見沒人。那房東是膽子極怯的人。看見達特安跑了出來。恐怕惹禍。自己也跑了。

第九回 邦那素被捕

過了半點鐘。達特安回來了。氣的了不得。他的仇人。不知用什麼法子。又不見了。他走了好幾條街。也看不見那人。達特安最先是看見那人。站在一家門口。只好去敲門。敲了幾十下。也無人應門。却驚動了鄰舍。他們就告訴他。那是空房。已經有六箇月無人住了。當達特安在街上亂跑的時候。阿拉密也來找他。等到達特安回來時。看見三箇人都在那裏等他。他們見他回來。問道。捉着了沒有。又一箇問道。你殺了他沒有。達特安把劍摔在一邊。喊道。我看來。那人就是箇魔鬼。他就像一陣煙。一化就沒了影子了。忽現忽散。同鬼一樣。阿托士問頗圖斯道。你信鬼麼。答道。我看見不見的。我就不信。我從沒見過鬼。我是不信的。阿拉密道。新舊約教我們信鬼。據我看來。

鬼是有的。達特安道：人也罷，鬼也罷，真也罷，假也罷，肉身也罷，神魂也罷，我也不曉得我的仇人是那一種。總是我的晦氣，捉不着他。若是把他捉住了，我們就發了大財了。頂少也有一百畢士度。多些也許有。頗圖斯阿拉密一齊問道：一百畢士度，你說什麼。惟有阿托士半信半疑的，看達特安那時巴蘭舒從門縫張頭往裏看，達特安喊道：你同房東說，請他送半打好酒來。頗圖斯笑道：好呀，你同房東有交情，可以通融的麼。達特安道：他很相信我是從今天起的。巴蘭舒你告訴房東，我要頂好的酒。壞的不要。阿托士說道：達特安一箇人的聰明，比我們三箇人湊起來的還強些。達特安鞠躬的謝他恭維。頗圖斯道：你要告訴我們，這是怎麼會事。阿拉密道：你要把我們當作心腹。除非這事與女人的名譽相關，說與不說，那就隨你的便。達特安道：你放心罷。我原要告訴你們的，就是內中有女人，他也不怪我同你們說的。他就把房東的話告訴了他們。又說：碰巧這箇人就是他從前在滿城看見的那人。阿托士嘗嘗那好酒，點頭說道：你說的不錯。這件事也值四五十箇畢士度，不過萬一辦

不成。我們四箇腦袋。恐怕保不住。達特安道。你們要曉得。一箇無辜的女人。因爲忠於其主。青天白日。被人擄了。現在或者在那裏受毒刑。怎麼不要救他。阿拉密道。達特安。你要小心。不要因爲一時不平。作過了火。忿不顧身的。去冒險。女人的事。常常叫我們受災難的。阿托士聽了。繃了眉。在那裏咬牙。達特安道。我也並不專爲那那素的女人。我是爲的王后。王上不理他。主教要害他。王后親信的人。都被主教收拾完了。阿拉密道。我們最恨的是西班牙人。同英國人。王后爲什麼偏要同他們要好呢。達特安道。王后是西班牙人。怪不得他喜歡西班牙人。至於英國人。王后喜歡的。不過是一箇英國人。阿托士說道。王后喜歡那一箇英國人。是情有可原的。那箇人是箇極可愛的。是女人看見都喜歡的。頗圖斯道。他穿的衣服。是沒人學得了的。有一天。我在羅弗宮。看見他。丟了許多珠子。他也不去拾。我却拾了兩箇。每箇買了十箇。畢士度。阿拉密。你看見過他麼。阿拉密道。我看見過他。他們在阿密安。那箇花園。捉他的時候。我在那裏。王后管馬官。讓我進去。我那時尚在學堂讀書。那件事。實在

令王上難過。達特安道。那些事。我都不管。我只曉得。如果有機會。我是要把那公爵弄來。叫他同王后見面。破主教的詭計。他是我們一輩子的仇人。我只要能殺把他。奸謀破壞了。我就是丟了腦袋。也是願意的。阿托士問道。那封信說。王后請公爵來的話。是封假信。房東告訴你沒有。達特安道。王后知是假的。阿拉密道。等一等。頗圖斯道。作什麼。阿拉密道。我想起一件事來了。達特安道。我看他們把那女人擄了去。是與我們現在所談的事。極有關係。同現在巴金汗公爵到巴黎。似乎一氣。頗圖斯極口稱讚他道。這喀士剛人。真多主意。阿托士道。我喜歡聽他說話。裏帶點土音。有趣的很。阿拉密道。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們。阿托士道。請你說。我們在這裏留心聽。阿托士微微的笑道。我昨日去看我那教裏朋友。要請教他。他住在一箇極清靜的地方。我同他分手。要出門的時候。說至此不說了。內中一箇問道。你出門的時候。怎麼樣。阿拉密說不下去了。因爲他說的話。連影子都沒有。實在接不下去。他的朋友等的不耐煩了。他只好說道。我那教裏朋友。有箇姪女。統指姪女同輩的女人頗圖斯喊道。這

話有味了。阿拉密說道：那女人是極正派的那句話惹得衆人都笑了。阿拉密道：你們若是只管笑，不相信我的話，我只好不往下說了。阿托士道：我們相信你的話，就同那班大門徒信馬罕默德的話一樣。我們都同啞子一樣，不開口。阿拉密道：好我就講這那姪女兒常去看他的叔伯那一天我去的時候他剛好也在那裏等他告辭的時候我領他上馬車。頗圖斯道：我教裏朋友的姪女養馬車那是便當極了。阿拉密道：頗圖斯我從前說你口嘴不小心好說話。女人們是不會喜歡你的。達特安看見這事有點線索，叫住他們道：這是件很要緊的事，不可以當作笑話。我們衆人聽他說罷。阿拉密道：忽然間一箇身高臉黑的人，達特安這人同你那箇朋友一樣。達特安忙接住道：大約就是他。阿拉密道：想來總是他。這箇人走到我跟前，他背後緊跟着五六箇人，這人恭敬的很。同我說道：公爺又同我手扶住的女人說道：夫人。阿拉密尚未說完，他的朋友道：你說的就是教裏朋友的姪女麼。阿托士道：頗圖斯你不要攪，你真是永遠不會改的了。阿拉密說道：那箇人說請上馬車，不要害怕也。



不要抗。拒。達特安道。他認錯了。把你當作巴金汗。阿拉密道。是的。頗圖斯道。他把那女人當什麼人呢。達特安道。當是王后。阿拉密道。你說的不錯。阿托士道。這喀士剛人太聰明了。什麼都曉得。頗圖斯道。你要曉得。阿拉密身材。同巴金汗一樣。不過你穿了火槍營的號衣。阿拉密忙道。我穿上罩袍。頗圖斯道。七月天氣。穿罩袍。你的教裏朋友。難道怕人認得你麼。阿托士道。那是自然。罩袍是可以把身材遮掩。你的臉怎樣呢。阿拉密道。我戴上大帽子。頗圖斯道。考究經典的人。要冒這些險。可了。不得。達特安又喊道。不要說笑話來。糟蹋時候了。讓我們分路去找房東的女人。這件事的秘密線索。全在他手裏了。頗圖斯問道。這樣下等的女人。會這樣。我不大相信。達特安道。他是王后心腹內侍拉波特的乾女兒。秘密事體。有時是要用下等人的。用了上等人。免不了主教疑心。頗圖斯道。既然這樣。我盼望你同房東商量好了。得些好處。達特安道。那却用不着。就是他。不給我們錢。那裏還有別人重賞我們呢。說到這裏。忽然聽得有人搶上樓來。脚步之聲甚急。推開門。房東跑入來。喊道。救命呀。救

命呀。他們來捉我。四箇人來捉。頗圖斯同阿拉密跳起來。達特安道。慢點。叫他們把劍收了。說道。這事要小心謹慎。不是蠻來的。頗圖斯道。雖然怎麼說。我們難道就讓……阿拉密攔住他道。這箇喀士剛人。是有主意的。我聽他的分付。達特安。你有什么妙計。這箇時候。四箇人。已到了前廳外邊。看見四箇火槍手。帶了兵器。不敢就上前。達特安向他們說道。請進來。我們歡迎你們。我們彼此都是替國王主教出力的。人。那些原來都是主教的人。那爲首的說道。既然如此。我們奉命來辦公事。你們就讓我們辦罷。達特安道。那箇自然。我們還可以幫你們的忙呢。頗圖斯咕啣道。這可太難了。阿托士止住他道。獸子。你不要說話。房東咕啣道。你不是應許……達特安忙低聲止住他道。我們先要自己有了手脚。無人來制我們。我們纔能救你。現在若幫。你他們弄了許多人來。連我們都要捉了。去。房東又要說。達特安喊道。請進來。罷。你們要捉的人。在房裏。我犯不着窩庇他。我從來沒看見他。他今天來。是要房錢。邦那素。這話對不對。邦那素道。對的。你可沒說……達特安忙攔住道。蠢材。不要多說。

了你再多說。可要累我們了。來罷。我們把他捉住了。你們把他快弄走罷。達特安一手把房東推到那些親兵手裏來。一面罵道。你這財迷鬼。捉得好。你還來騷擾我。要房錢。把他關了。監教他。學點好規矩也好。那班親兵謝了他。把人捉了。拉住走。正欲下樓。達特安在那爲首的肩上。拍了幾下。說道。等等。我請你吃杯酒。就把剛纔房東送來的酒。倒了兩杯。那爲首的說道。你請我吃酒。我覺得體面的很。我是領情了。達特安喫酒道。望你好運氣。請教貴姓。那人道。我叫波里那。達特安道。波里那。望你身體康健。那人道。我也祝你身體康健。請教你貴姓。答道。我叫達特安。那人道。達特安。請了。達特安道。我們還要祝國王主教的身體康健。那人見他如此多禮。若是酒不好。他就要犯疑的了。但是那酒却是好酒。他便深信不疑了。頗圖斯見達特安如此行爲。咕唧道。這是無耻的行徑。一箇不得了的人。向我們求救。我們四箇睜住大眼。看住他被人捉去。這實在是丟臉。你還在那裏同那人吃酒。阿拉密說道。剛纔阿托士說。你是箇無知無識的獸子。我實在是相信這句話。達特安。你真有見識。你若是

做到大官。同特拉維一樣。我若是我要做一箇大廟的住持。我一定是求你幫忙的。頗圖斯道。我簡直是沒主意了。難道你說達特安把這事辦好了嗎。阿托士道。我實在是說他辦的好。佩服他的見識。達特安道。俗話說的好。我們衆人的事。就是一箇人的事。一箇人的事。就是我們衆人的事。頗圖斯還咕唧道。雖是這樣說。我可不懂。阿拉密道。頗圖斯。你伸手來。我們發箇誓。頗圖斯還要咕唧。看見自己占小數。只得依了他們。伸出手來。把剛纔說的衆人的事。就是一箇人的事。那句話。重新說了一遍。達特安道。你們都請回去。却不要忘了。我們從今以後。我們同主教作仇人了。

第十回 老鼠籠

這一回叫做老鼠籠。這不是新鮮名詞。自古以來。地方人多了。設了巡警。就有老鼠籠。看官也許有不懂的。作者只好解說一番。大凡在一箇人家裏。捉了一箇人。那件事是先要弄的祕密。再在那屋裏。藏四五箇人。若是有人來打門。就開了。讓他進來。進來了。便把他捉住。不等到兩三天。那常到那裏的人。都捉住了。這箇就叫老鼠籠。

住的。另有便門來往。他却沒捉住。其實除了那三箇人。是沒有別人來看他的。他們四箇人。各處打聽。都沒消息。阿托士跑去問統領。統領也不知。不過說。末一次見國王。王后。主教的時候。覺得主教像心裏有事的。國王是不舒服。王后的眼。像是痛哭過的。又像是多夜沒睡的樣子。那也不足爲奇。因大婚之後。王后是常哭的。統領分付阿托士。要十分小心。替國王辦事。王后近日有些危險。叫他要專心保護。又叫他把這些話。告訴他的同伴。再說。那達特安終日是不離他的住處。把那住房當作望臺。他從窗子望見。誰人進來。誰人被捉。他又把樓板去丟幾塊。他們捉了人。在樓下的房間閒話。他都聽清楚。他們問的話。大約都是那幾句。第一句是問。邦那素的女人。托你送東西給他。男人沒有。有東西送別人沒有。又問。邦那素有托你送東西給他的女人沒有。或送給別人沒有。又問他們夫婦兩人。有告訴你們什麼祕密的話沒有。達特安聽了這些話。心裏尋思道。如果他們知道一點踪跡。他們斷不問這

種話的。他們到底是要探什麼消息呢。看來大約是打聽巴金汗公爵在巴黎沒有。打聽他同王后通信沒有。他們兩箇人見了面沒有。安排好了見面沒有。達特安也不曉得他想的對與不對。只好在那裏胡猜。那老鼠籠捉得人多了。他在那裏候着。討消息。再說房東捉去的第二天晚上九點鐘。阿托士去見統領。巴蘭舒在那裏收拾臥房。忽然聽見敲大門。那門開了。馬上就關上。又捉得一箇老鼠。達特安趕緊爬在樓板上聽。聽見呻吟哭泣的聲音。像是有人塞住嘴。不許響。又聽不見問的話。達特安想道。這一定是箇女人。他們在那裏難爲他。他氣極了。要下樓打救。恐怕有些疎虞不妥。止住不去。忽聽樓下說道。我告訴你。我就是邦那素的女人。這間房子是我們的。我在宮裏當差的。達特安聽了歡喜。想道。這就是邦那素的女人。人人這時候都要找他。聽聽聲音微了。只聽見爭脫的聲音。同靴子響。那女人在那裏死命的要逃。又聽見道。天呀。天呀。你們……說至此。說不出來了。達特安道。他們用強硬手段。要把那女人拖到監裏去了。喊道。我的劍呢。呀。原來在這裏。巴蘭舒。你跑去看看。

頗圖斯三位在家沒有。請他們帶了兵器。趕緊來。我想起來了。阿托士在統領那裏。巴蘭舒問道。主人要做什麼。要往那裏去。達特安道。我要從窗戶下去。這箇法子最快。你把樓板放好了。打掃打掃。趕緊去送信。巴蘭舒道。主人。這樣是要被殺的。達特安道。你不要說。我是沒事。一面扶住窗邊。跳下地來。幸而窗離地不高。馬上站起來。跑來敲大門。自己唧咕道。我是第二箇入籠老鼠。來捉我的那箇貓。沒有什麼便宜處。敲了兩下。裏頭不響了。只聽脚步聲。開了門。達特安撞入去。手拿了劍。那大門關了。以後房裏只有吵鬧的聲音。劍碰劍的聲音。打破家具的聲音。鄰舍們聽見吵鬧。跑到窗子看。看見大門開了。有四箇穿黑的逃出來。達特安打勝了。因爲那四箇人之中。只一箇有兵器。那裏敵得過達特安。那三箇拿了家具來動手。更是不濟了。鄰舍們是見慣打架的。看見四箇人跑了。不要再看。天也不早了。各人關了窗。達特安闕了那四箇人走。看看那素的女人在榻上。有一半暈過去了。再細看時。這女人到有幾分姿色。年紀約二十五歲。黑眼睛。齒白。臉色若玫瑰。再看就知他不是富貴。

家女人他的手雖白而大。又不甚細。雙腳也大。達特安見地下有塊手巾。拾起來。看見角上的徽章。同那天阿拉密那腳趾的一樣。達特安放在那女人口袋裏。那女人纔開眼來看。見那些人到跑了。只剩一箇不認得的人。他伸出手。對達特安笑。這女人笑得極可愛的。女人說道。蒙你救我出了這班無賴的手。我感謝不盡了。達特安道。不必謝我。是男人看見。都要做的。那女人道。我感激的意思。言之不盡。我是要酬報的。這班無賴要什麼。我始初還當他們是強盜。爲什麼我的男人不在這裏。達特安道。這班是主教的人。比強盜可怕多呢。你的男人是昨天被人捉了。關在巴士狄監了。那女人喊道。我的男人關在監了。他犯了什麼事。這是從那裏說起。他從來沒有犯過事。害過人。達特安道。據我看來。就是因爲他是你的男人。可見他做了你的男人。自然是他的福氣。然而因爲這箇。他可也惹了禍。女人道。我看你是曉得這件事的。達特安道。我曉得你被人擄了。女人道。誰人擄我去的。你若曉得快告訴我。達特安道。擄你的人。年紀約四十五歲。黑頭髮。黑臉。左額有箇疤。女人道。是這箇人。他



叫什麼名字。你曉得麼。達特安道。我就是不曉他的名字。女人道。我丈夫曉得我。被攆麼。達特安道。有一封信告訴他的。那封信就是攆你的人寫的。女人聽見了。有點難爲情的意思。問道。我丈夫疑心了麼。答道。他知道是爲的是政界上一件祕密事。女人道。我的丈夫沒疑心。我起先也不知道爲什麼事。我現在也曉得。是爲這事了。達特安道。你的丈夫相信你的愛情也曉得你是明白人。一點也沒疑心。女人聽了。微笑。達特安問道。你怎麼樣逃出來的。答道。我看見了空兒。當着看守的人沒留心。我把被單當作繩子。從窗子爬下來。他們可沒難爲我。我就曉得因爲什麼攆我去。我以為丈夫還在家。就趕緊跑來。達特安道。你找他保護你。女人道。不是的。他沒力量保護我。他做不到。我找他。要告訴他一件極要緊的事。達特安道。什麼事。女人道。這是祕密的事。可不是我的。不能告訴人。達特安道。那箇自然。我佩服你的謹慎。這裏也不是說話的地方。那四箇人跑了。等一會。還要帶許多人來的。我們久等在這裏。也不妙。雖說我已經叫人去請三箇人來幫忙。都不曉得他們在那裏。能穀來不。

來。女人道。你說的不錯。我們到別處去罷。一刻不可耽擱的了。達特安扶了那女人出來。問道。我們到那裏去。答道。我們先離開這裏。再商量罷。他們兩個人都走了。好幾條街。到了沙爾辟大街。達特安問道。你怎麼樣。要到那裏去。女人道。我也不曉得。我原想先打發我的男人到拉波特家裏打聽。這幾天宮裏有什麼事。問問看。我可以安安穩穩的回宮不能。達特安道。爲什麼不叫我去替你打聽。女人道。原可以的不過我的男人。宮裏熟。沒人攔阻。你是生人。不大好進去。達特安道。那箇好辦。你只要把暗號告訴了我。那看門的人。自然讓我進去了。那女人留心的看了達特安。答道。我把暗號告訴了你。你能設這一次用過了。就把暗號忘記了麼。答道。你請放心。我這次用了之後。就同沒有聽見過的一樣。女人道。你是箇有膽子。有信實的人。你是靠這兩件求富貴的。我相信你。達特安道。你也不用叫我發誓。我總是盡力替王上辦事。保護王后。你只管叫我辦就是了。女人道。我現在跑到那裏去呢。達特安道。你難道不能到朋友家去送箇信。叫拉波特來接你麼。女人道。這件事體。實在要緊。我

的朋友不甚可靠。達特安道。且慢。我的朋友阿托士。住的離這裏不遠。女人道。誰是阿托士。答道。我的朋友。女人道。倘若他在家。看見我。怎麼樣呢。達特安道。我曉得他不在家。我把你放在他房裏。我把鑰匙交給你。你自己鎖在裏頭。等我回來。女人道。譬如他先回來。怎樣呢。達特安道。他還不能回來。就是回來。你就告訴他。我叫你在他那裏等我的。女人道。你想想看。這箇辦法。有點不妥。叫人起疑心。達特安道。不要緊的。誰也不認得你。現在事體很險。那些小節。只可不管的了。女人道。也罷。我們就去。他住那裏。達特安道。住在孚留街。離這兒不過一點路。女人道。我們就去罷。果然阿托士不在家。拿了鑰匙。領女人到房裏。達特安道。你就在這裏。舒舒服服的歇歇。鑰匙在這裏。你把門鎖了。不讓別人進來。等你聽這樣的敲門三下。你就知道這是我回來了。女人道。是了。該輪到我分付你了。達特安道。我是預備聽你的調度。女人道。你到勒諧爾街。羅弗宮的小門。問遮猛。他一定問你來做什麼。你只要說出兩箇字來。一箇是土爾。一箇是波祿些爾。你隨後分付他什麼事。他都替你辦。達特安問

道。我該怎樣分付他。答道。叫他請王后的馬官拉波特來。問道。來了怎麼樣。答道。你就請他來找我。問道。這好是好了。我已後怎樣找你。答道。找我不找。有什麼要緊。達特安道。自然要緊。女人道。很好。我自然會安排。你不要費心。達特安道。我相信你的話。女人道。你請放心罷。達特安同那俊俏的女人告辭了。臨行。還看他一眼。露出無限愛戀的意思。下得樓來。聽見他把門鎖了。不一會。來到羅弗宮。進小門的時候。剛聽見打下鐘。果然如那素女人的安排。把暗號說了。不到十分鐘。拉波特出來了。把他乾女兒的話。告訴他。他馬上就走。走不幾步。回轉頭來說道。我有一句話奉勸你。達特安道。請教。拉波特道。這件事不是頑的。要惹出亂子來的。你曉得嗎。達特安道。你看有亂子麼。拉波特道。你可曉得你那箇朋友家裏的鐘。是慢的麼。達特安道。有便怎樣呢。拉波特道。你何妨去探望他。日後他便可以發誓。說今晚九點半鐘。你的確是在他家的。達特安看見這話有理。他就跑到統領特拉維府裏來。他不到客廳。却到統領的書房來。達特安是常來的。跟人就去報。說他有要事求見。過了五

分鐘。特拉維來了。問他這時候來作什麼。原來那跟人去稟報的時候。達特安就把那箇鐘的針。往後撥。撥慢了三刻。統領問他。他就答道。這時候不過九點二十分。我以為還不算晚呢。特拉維道。這纔九點二十分麼。我以為打過十點了。達特安道。鐘上只有九點二十分。特拉維道。不錯。我還以為過了。你來做什麼。達特安就把他聽見王后有危險的話。說了一番。又說他聽見主教。害巴金汗公爵的話。一面說話。一面作出旁觀人的樣子。等到鐘打十下。他告辭出來。特拉維還分付他。用心打聽。達特安走了出來。忽然忘了出門手拿的桿子。又走回書房取了桿子。輕輕的又把那鐘針。撥快三刻。

### 第十一回 達特安之愛情

達特安從統領府走出來。要回寓所。特爲了繞許多路。心裏像有件大事的。看官要問他想的什麼。爲什麼要繞許多路。爲什麼。他擡頭看看天上的星。有時歎口氣。有時又微笑起來。著書的人。老實說罷。原來那達特安。是在那裏想波那素的女人。他

年紀還輕。閱歷又少。看見這箇女人。以爲是絕美的了。那箇女人。生得原是俊俏。宮裏祕密的事。他是知道的。國裏什麼闊人。他也認得他的。言語舉動。却也大方可愛。並且風流自賞。討人的喜歡。看見風流的少年。他心裏也着實的稱讚。那少年心熱的人。看見這樣女人。是要動心的。達特安從主教手下的人。救了他出來。就算是有了交情。也怪不得。從此交情。或者可以變深了。達特安是箇異想天開的人。想到那裏。就要作到那裏。自從救了那女人之後。他就在那裏夢想。要同那女人幽期密約。傳書遞柬了。著書的人。已經說過。那時候。少年人。從王上手裏受幾箇錢。是不算下作的。就是那時的少年。是沒什麼長性的。婦女們。若是同他們動了情。彼此相愛。他要送他們點值錢的東西。就保得住他們的性子長些。那時候的人。有許多都是虧他們的。女相好。常常接濟。美貌的佳人。自然是拿貌來籠絡男子。俗語說的好。美貌的佳人。只好儘着自己所有的來籠絡。是不能再給錢的。若是女人。只是有錢。他們只好給錢了。當時許多立了大功的武將。起首都是一貧如洗的。全靠相好的女人。

拿錢來接濟他們。達特安也是箇窮漢。但是前程是不可限量的。他有了那三箇朋友指教他。他把那些鄉下的土氣也去得乾乾淨淨。學起風流子弟的模樣來。看見女人。以爲他也有一分。可以弄到手的。女人的財產。他也可以拿來用用的。不問是到外國打仗。或是自己辦些私事。都可以用女人的錢的。達特安這次。倒不是爲錢。雖是邦那素告訴過他。說自己已有錢。是他的女人管着的。達特安却爲的是那女人可愛。從此就生出愛情。却是難制得住的。不過女人也是知道錢的用處。有了錢就可以置衣服。置鞋襪。平常女人。得了這些裝飾。就可變作好。好看的女人。裝扮起來。就是美人了。況且有了錢。就可以歇息。不去辛苦。手脚本來粗的。歇歇就可以變細了。達特安並不是箇百萬財主。他心裏也許在那裏想過就要發財。現在却並不。在那裏妄想作財主。現在只有戀愛的心。熱的了不得。他就想到。把這箇女人引進。給那三箇朋友看看。同他們在大街上墟市上逛。到那常去的地方喫飯。他心裏想。有了這箇美人作伴。又有三箇朋友頑要說笑。豈不是極樂的世界麼。至於那箇

房東。達特安把他交給了主教的人。他還說要打救。達特安實在還沒有想到打救的話。因爲一段愛情的事。倒把他打救的心。弄淡了些。心裏盤算。雖然關在監裏。眼前還沒性命之憂。只好慢慢的設法。恐怕過於着急。反爲不美。且說達特安一面走。一面想那女人。一面在那裏微笑。不覺走到查斯米狄街。他想起阿拉密住此不遠。他要告訴他。剛纔請他來的緣故。他心裏想。阿拉密如果跑到福索街。看見沒人。或只看見那兩箇朋友。是要詫異的。他要告訴他這緣故。又要聽他怎樣說。並且要同阿拉密說說那素女人的事。那時天已頗晚。街上沒人。聽見打十一下鐘。他從一條窄巷走過。旁邊不遠。有一所花園。風吹來一陣陣的香。遠遠還聽得酒館裏頭歌唱的聲音。他轉了彎。向阿拉密的住處走來。那住宅門前。有些樹木。忽然看見有箇人影。從沙爾萬街轉過來。那人用單袍裹住。倒像箇男人。但看他身材甚小。脚步甚輕。走路有些膽怯。他曉得一定是箇女人。那箇人彷彿是不認得門口。常常的往上看。看了又站住。回頭來。又往前走。達特安犯了疑心。自己想道。我還是去幫他不幫。



這箇人好像年紀甚輕。也許長得俊俏。但是一箇女人。夜深的時候。在這裏跑。一定是找相好的了。如果我去驚他。他一定是不喜歡的。那箇女人還在那裏走。一路走。一路數間數。數窗戶。原來這邊的街。只有三間房子。向街兩箇窗子。一箇窗子。就是阿拉密那邊的。達特安道。我想起阿拉密說的教裏朋友的姪女來了。如果真是他。那可有趣了。我看這箇情形。是無疑的了。我的阿拉密。我今番可捉住破綻了。他一面想。一面躲起來。那箇女人只管往前走。走近阿拉密的房子。就低低的咳嗽了一聲。達特安知道這是他們的暗號。那箇女人。走到窗外。用手敲了三下。達特安自言道。阿拉密。你這箇老奸巨猾。幹得好事。原來你考究的經典。就是這箇樣。麼。女人敲了三下。裏面點着火了。達特安自己說道。就是用這箇法子麼。哦。他打窗子進去。不。打大門走。這是預先約好的。等一會子。這箇寶貝就要進去了。誰知窗子還是關着不開。那燈光一會也沒了。達特安曉得這是他們的把戲。還沒唱完。且在那裏等。提起全副精神。在那裏看。在那裏聽。再等一會。果然來了。裏邊急急敲了兩下。外邊女

人敲一下回答。窗子開了。可惜黑了些。不大看得清楚。幸而達特安像箇貓。晚上都能看見的。他却看見很清楚。那箇女人從口袋裏掏出一樣白的東西來。好像是手巾。把手巾打開。用手指那一角。達特安想起邦那素老婆的手巾來。又想起阿拉密脚跳的手巾來。自己想到。這條手巾。倒有些祕密事在內。他在外邊。可看不清楚裏面的人。他心裏知道是阿拉密無疑的了。他却要看準了是不是他。又要曉得那女的是什麼人。他就趁着窗子內外兩箇人說話的時候。捱到牆角。要看到房裏。誰知裏面並不是阿拉密。另是一箇女人。却是不認得的。連面貌也看的不甚清楚。達特安總想看箇清楚。只見窗子裏的女人。也從口袋裏拿出一條手巾來。同窗外人換了。再說了幾句話。達特安也聽不清楚。窗子就關了。外面那箇女人。轉過臉來。把蒙頭的東西披上了。就在達特安身邊走過。却不是別人。就是邦那素的女人。達特安看見手巾的時候。已經疑心是邦那素的女人。却想不到他是要拉波特領他回宮的。怎麼一箇人。夜深在巴黎走來走去。不怕人家捉他。關在監裏。這件事一定是緊

急的。但是廿五歲的女人。有什麼緊要的事呢。一定是爲着愛情了。但是他如此冒險。還是爲人。還是爲自己呢。達特安這箇時候。起首有點醋意了。他要看這箇女人。回那裏去。就隨後跟住他。誰知那箇女人。看見牆角跑出箇男人來。聽見他脚步跟自己來。那女人喊了一聲。跑了。達特安隨後趕來。一會子趕上了。達特安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他害怕了。跪在地下喊道。你殺了我罷。我一句也不告訴你的。達特安一手圍住他的腰。把他抱起來。知道這女人快要暈過去。他就告訴他不要害怕。邦那素的女人。聽見這話。原不放心的。他曉得這種好話。內裏藏着毒計的。但是他聽見聲音。就認得那說話的人。及看見面。知道是達特安。他喜歡的了不得。喊道。謝天謝地。原來是你。達特安道。是我。上帝叫我來照應你的。女人微笑的問他道。你難道因爲這事。一路跟我的麼。答道。不是的。我剛到這裏來。看見有人打我朋友的門……女人道。你的朋友。答道。阿拉密是我的好朋友。女人問道。阿拉密。誰是阿拉密。達特安道。算了罷。不要瞞我罷。你曉得的。女人道。我真不曉得。這是頭一次聽你說。達特

安道。那房子你從來沒來過麼。女人道。沒有。這是頭一次。達特安問道。你不曉得有箇少年男子。住在那裏麼。答道。實在不曉得。達特安道。他是箇火槍手。女人道。我從來沒聽見說。達特安問道。你不是來找他麼。答道。自然不是的。你在那裏偷看的時候。也曉得我同他說話的。是箇男子。達特安道。不錯。那箇女人許是阿拉密的朋友。女人答道。我並不曉得阿拉密的事。達特安道。他們兩箇倒像是住在一起的女人。道。這事我管不了。達特安道。那女人到底是誰。女人答道。這不是我的祕密事。達特安道。那那素奶奶。你生的實在俊俏。却未免太詭詭崇崇的。女人答道。我望你不要因爲這點。看低了我。達特安道。自然不看低你。你實在的迷人。女人道。既是這樣。把手過來扶我。達特安道。我高興的很扶你。女人道。你保護我回去。問道。你要到那裏去。答道。我有我的地方去。問道。你到了要往那裏去。答道。你一會兒就知道了。你只送我到門口。問道。我在門外等你。好麼。答道。不必費心了。問道。難道你從那裏出來。就一箇人回家麼。答道。也許是的。也許不是的。又問道。若是有人陪你。那人還是男。

的。還是女的。答道。現在還不曉得。問道。我却要知道。答道。爲什麼。達特安道。我在門外等你出來。女人道。既是如此。我同你要告辭了。達特安道。爲什麼。女人道。我不要忘了。達特安道。是你請我的。女人道。我請你幫我。並沒有請你作偵探。作奸細。達特安道。這話說的太過了。女人道。我不要那人。那人一定要跟我。不是奸細是什麼。達特安道。這種人有點不體諒。是有的。女人道。這箇字眼又太輕些。達特安道。你這樣分付。我只好聽了。女人道。你快聽了。是你的好處。達特安道。難道悔過沒點好處麼。女人問道。你是真改悔麼。達特安道。我却不知道。不過我曉得的。如果你讓我陪住你。你要我作什麼事。我都肯的。女人道。却是我什麼時候叫你走。是你要走的。達特安道。那箇自然。女人道。你不在那裏等我出來麼。達特安道。說了不等是不等的。女人道。讓我扶住你的手。我們可以走了。那那素的老婆。扶住達特安的手。半笑半抖的。走到了拉哈普街。又停住了。忽然像是看見什麼東西。認得了房子。一面跑到門外。一面的說道。我在這裏有點事。我謝謝你保護。不然。一箇單身女人在街上走。

不是頑的。我已經到了。請你不要失約。達特安道。你回家不害怕麼。女人道。就怕強盜常時碰得着的。除了強盜別的不怕。達特安道。碰見強盜不是頑的女人道。我身上一箇錢沒有也搶不了什麼去。達特安道。你忘記了那有徽章的手巾了麼。女人問道。什麼手巾。達特安道。我從你腳下拾起來。放在你口袋的那條手巾。女人道。你若不要毀了我。從今以後再別提那條手巾了。達特安道。我只說手巾兩箇字。你就發抖怕人聽見。害了你。你如何能殼叫我相信你。不危險。達特安捉住他的手。定睛看住他。說道。來罷。你放心罷。你看我。難道你還看不出我是忠心爲你麼。女人道。你若是要打聽我自己的祕密事體。我倒可以告訴你。不過這是別人的祕密事體。又當別論了。達特安道。你說的雖然不錯。但是我一定打聽得出這祕密事來。這件事若是同你性命交關。我是一定要打聽出來的。那女人正色的說道。你要小心。你不要干預我的事。我現在作的事。你不要幫我。你打救我一番。我是感激的。永遠不忘。你既然有心關照我。請你再不要干預你聽我的話。不要干預我的事。你只好當

是我死了。當是你從來沒見過我。達特安聽了。有點不高興。說道。阿拉密。你也不許他干預你的事麼。女人道。你對我說這箇名字。第二三次了。我告訴過你。我不認得這人。達特安道。你到他家裏敲他的窗子。你還說不認得他。我實在不能相信。女人道。你老實說罷。你是故意的。造出阿拉密這箇名字來。要同我多說話。是不是。達特安道。我並沒造謠言。我說的都是實話。女人道。難道你說你真有一箇朋友住在那兒嗎。達特安道。我已經告訴你兩次。說我的朋友阿拉密。住在那裏。女人說道。這件事將來總要弄明白的。現在你且耐煩點。不要再問我罷。達特安道。你若看見我的心。你就曉得我戀愛你的。很。你就告訴我。我既然戀愛你。你還怕什麼。女人答道。你同我說愛情。未免來得太快些。達特安道。我今年纔二十歲。從來沒有戀愛過。那女人聽了。用心的打量他。達特安道。你聽着。這件祕密事。我已經有點線索了。三箇月前。因為一條手巾。我同阿拉密打架。你在窗口給那女人的手巾。彷彿同我從前看見的巾一樣。那女人像不高興的。說道。你一定要打聽。太囉唆了。達特安道。請

你想想萬一有人捉住你搜出那條手巾你怎麼得了。女人道：手巾上兩箇字母是代我的名字。達特安道：也許是代波特里夫人的名字。女人道：別響了。你真是改了。你若是不爲着我。你也要爲着自己。達特安道：我怕什麼。女人道：你也有險。你會着我。就是險。達特安道：我立定主意是不離開你。那女人聽了。合手哀求道：你是箇軍人。你是箇君子。你離開我罷。已經打十二下鐘了。他們在那裏等我了。達特安道：我聽你的話。我就離開。女人道：你不跟我。你不等我回去。達特安道：我不等。我就回家。那女人一隻手穀那牆洞的小門。一隻手伸給達特安。說道：我曉得你是箇有勇的好少年。達特安捉住那隻手。盡情的舔。喊道：我甯願從來沒看見你。說得十分誠懇親切。是女人聽見了。總要動動心的。那女人很憐愛的答道：我却不說這話。今天丟了的。明天也許找得着。那箇曉得呢。等到我可以自由。可以告訴你我。我就告訴你。達特安問道：我戀愛你。你願還敬麼。女人道：現在還說不到全靠你。後來的舉動。達特安道：今天。女人道：今天只能說到感激罷了。達特安道：你雖然是迷人。却未免待



我太苦了。女人道：「不是的。我知道你爲人慷慨，我就趁此討點便宜。你別灰心。到底總會好的。」達特安道：「你不要忘了。今晚不要忘了你應許我的事。我就是世界上頂快活的人了。」女人道：「你耐煩點。時候到了。我是會忘記你的。你快走罷。我已經遲了。」達特安道：「不過五分鐘。女人道：「有時五分鐘像五年呢。」達特安道：「你說的。是指有愛情的時候。女人道：「別人也許在那裏發愛情。」達特安道：「看來是有箇男子等。那女人不耐煩。却禁不住的微笑道：「啊。你來了。又要從新再說了。」達特安道：「不是的。我就要走。我相信你。不管怎麼樣。我心總不改變。請了請了。說完走了。那女人輕輕敲了三下。達特安回頭看時。門一開。隨即關了。邦那素的老婆進去。已看不見了。達特安既答應了不看。是甯死不再看的了。不到五分鐘。他自己就到了寓處。自思自想的說道：「可憐那阿托士。他不曉得是怎麼一會事。也許睡着了。在那裏老等我也許他回去了。看見箇女人在他房裏。那也不要緊。阿拉密房裏也有箇女人。實在奇怪。這件事不曉到底是怎樣。有人答道：「不好的很。不好的很。」達特安認得是他的

跟人的聲音。誰知他在樓梯口聽見了。達特安問道。馱子。你說什麼。怎麼樣了。跟人。道。鬧到不得了。問道。怎樣講。答道。阿托士先生被人捉了。問道。捉了。爲什麼事。答道。他在你房裏。他們錯認是你。就捉了。問道。是誰來捉的。答道。就是主教的偵探。帶着。親兵。先前來過。被你闕走的。問道。他爲什麼不說出自己的名字來。他沒辯明他不。曉得這事麼。答道。他一字也沒說。他還低聲同我說道。現在你的主人要自由。要辦。事。他。知。道。的。情。節。比。我。多。他。們。以。爲。捉。着。他。了。有。了。這。點。機。會。倒。可。以。叫。他。多。辦。點。事。等。過。了。三。天。我。纔。把。真。名。字。告。訴。他。們。他。們。就。放。我。了。達。特。安。道。想。得。好。阿。托。士。想。得。好。真。是。箇。極。可。敬。重。的。朋。友。這。纔。像。他。爲。人。又。問。道。那。親。兵。怎。樣。待。他。跟。人。答。道。四。箇。人。捉。他。去。關。在。巴。士。狄。或。孚。拉。維。監。裏。兩。箇。陪。着。巡。警。搜。東。西。什。麼。窟。窿。什。麼。牆。縫。板。縫。都。搜。到。了。什。麼。字。兒。信。兒。都。擄。去。了。搜。的。時。候。兩。箇。人。把。門。搜。完。了。就。跑。光。了。門。也。不。關。問。道。頗。圖。斯。阿。拉。密。兩。箇。在。那。裏。答。道。我。找。不。着。他。們。他。們。也。沒。來。達。特。安。道。你。若。留。了。信。他。們。隨。時。都。許。來。的。答。道。是。的。達。特。安。道。你。不。要。走。開。他。

們若是來了。你把這件事都告訴他們。請他們到邦德賓來會我。那裏穩當些。這間房子。恐怕有人偵探。我先見統領。稟明這些事。隨後去會他們。巴蘭舒道。好的。達特安道。你可要在這裏。你害怕麼。巴蘭舒道。我不怕。主人還沒曉得。我拿定主意的時候。我是有膽的。達特安道。很好。你是甯死不肯走開麼。跟人道。是的。什麼事我都肯做。只要能彀叫主人知道。我是有義氣的。達特安道。很好。自己覺得教跟人的法子甚好。出門就向克侖畢街來。統領不在家。帶了火槍手。在宮裏值班。達特安曉得事體要緊。一定先要告訴統領。便向羅弗宮來。因爲穿了號衣。總可以進去。原想坐擺渡過河。可巧身上沒錢。只好過橋。走到某街上。看見那邊街上有兩箇人來。一男一女。女的像邦那素的老婆。男的像阿拉密。男的穿着火槍營的號衣。女的披了罩袍。把蒙頭蓋住。男的拿手巾遮了臉。都是不願人認得的意思。兩箇人打達特安面前走過。過了橋。原來那是往羅弗宮的路。達特安只好跟着他們走。走不到二十步。他曉得那兩箇人是阿拉密同邦那素的女人。不禁喫起醋來。以爲那箇人欺了他。邦

那素的女人發誓說從沒看見阿拉密。不過一刻鐘之後。他扶了阿拉密的手同行。達特安却忘記了。他認得那女人。也不過在三點鐘之前。就是打救了他。也只好望他感激。還談不到別的事體。他却受不得。以爲他們哄騙他。欺瞞他。一定要同他講箇清楚。那兩箇人見有人隨後跟來。只好急腳的走。達特安趕過了頭。重新復走回來。在橋燈之下。站住了。那火槍手問道。你要什麼。說話帶點外國人的聲音。達特安知是看錯了。說道。你不是阿拉密麼。那人答道。我不是阿拉密。你認錯人了。我也不怪你。達特安道。你不怪我。那人道。不怪。你同我既沒什麼事。你可以讓我們過去了。達特安道。我同你沒事。同這位夫人却有點事。那人道。這位夫人。你却認不得他。達特安道。我却認得。邦那素的女人。帶責備的意思。說道。我說是箇軍人。又是箇君子。我還以爲你的話是靠得住的。達特安道。你也曾答應我一件事。那人道。你扶了我的手。我們走罷。達特安看見這事。心也亂了。人也糊塗了。攔在前面。那火槍手走上。前。推開他。達特安退後一步。拔出劍來。當下快如閃電。那人也把劍拔出來。邦那素

女人跳上前。把那兩人分開。喊道。爵爺。且慢。達特安聽見爵爺兩字。忽然想起來了。問道。你就是……那……邦那素低聲接住道。他就是巴金汗公爵。我們要糟了。達特安道。爵爺。奶奶。我望你們饒我的冒犯。我實在爲愛情起見。爵爺是曉得的。狹路遇着情人。便情不自禁了。請你恕罪。告訴我。有什麼事都可以忙幫。那公爵伸出手。讓達特安抓。說道。你是箇有膽的少年。我很要你幫忙。你離開二十步。跟我們到宮門。倘若有人偵探。你就殺了他。達特安收了劍。趁這機會。替英國王上查理第一的大臣出點力。誰知並沒偵探的。只好看他兩箇人從小門進了宮。一箇人跑回邦德賓那箇酒店。看見頗圖斯同阿拉密在那裏等他。按下那三箇人不提。下回且說公爵入宮的事。

## 第十二回 巴金汗公爵

再說邦那素的女人。同巴金汗公爵入了羅弗宮。並無攔阻。邦那素的女人是王后的人。公爵穿的是火槍營號衣。當晚又是火槍營值班。故此無人盤問。那守門的遮

猛原是忠心爲王后的。就是有人說邦那素的女人帶了自己的情人入宮。聲名不好聽。但是欄杆鋪東家女人的聲名。是沒人管的。再說兩箇人進了宮院。便向邊牆小路走。看見一道小門。那晚却未曾關。邦那素的女人推開了。裏頭十分黑暗。幸而那女人認得路。關了門。拉住公爵的手。慢慢的走。遇着樓梯。登了樓。到了第二層。往右轉。穿一條過路。下了樓。又遇一道門。那女人把門開了。輕輕的把公爵推進一間房。房內只點一枝夜燈。對公爵說道。爵爺請在這裏等。一會就有人來。那女人走出來。把門鎖了。那公爵就像是在監裏一樣。這種情景。雖是十分危險。但公爵是最好冒險的。處此情形。也不覺得可怕。他平生冒險的事多了。這不算第一次。他曉得王后奧國之安公主給他信。請他來。是別人假冒。騙了他來的。但是已經到了巴黎。不見王后一面。是不肯去的。起先王后不肯見他。後來恐怕公爵做出行險的事體來。纔答應見他的。邦那素的女人。原是去領公爵入宮的。誰知又被人攆了去。有兩天。不知下落。王后着急了兩天。後來邦那素的女人逃了出來。告訴了拉波特。居然把一件

極險的事辦成了。若不是被人攆了。早三天就要辦成的。再說巴金汗一箇人在那裏。跑到鏡子前面。照照。那火槍營號衣很合襯。他今年不過三十五歲。英國法國算他是第一箇美男子。這位公爵是極有錢。兩國的國王。都最喜歡他。勢力是大極的了。他主打仗就是打仗。他主講和就是講和。他的爲人。膽子極大。極好風流。極喜冒險。自己却自信的了不得。以爲朝章國法。只好管他。人是管不了他的。隨你別人夢想都不敢做的事。他都敢做。他也不遲疑。要做就做了。一做就得手。因爲這箇性質。法國的王后。當時有名美貌的。有名驕傲的。也不由的不戀愛這位公爵。再說那公爵。對着鏡。在那裏弄頭髮。擻鬚。得意的很。在那裏微笑。忽然繡帷擋住的一道門。開了。有箇女人走進來。公爵在鏡子裏看見。喊了一聲。進來的就是王后。這位奧國的安公主。年約二十六歲。正在盛年。十分豔麗。舉止名貴。眼光射人。神情極流麗。而又帶端莊。口小唇紅。笑時最能動人。犯了他的時候。那神氣却令人難堪。皮膚細嫩。手膀輕弱。光華射目。當時詩家稱讚他美麗的詩却不少。頭髮微紅。裝成拳曲的樣子。

加上粉更顯出異樣風神。巴金汗看見了，立住腳。在那裏讚美。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從前看見都是豔粧。這時候王后穿的一件白緞袍，更是好看。王后身邊只跟了一箇人，叫愛斯狄芬夫人，是西班牙人。其餘西班牙人都被國王或主教闕走了。王后前走兩步，巴金汗跪在地下，拿了袍腳來親。王后說道：「爵爺，你曉得不是我，叫你來的公爵道：我曉得我若是相信石頭會鎔化，雪會生熱，我豈不成了箇獸子？但是有了愛情的人，也望能穀感別人。人生愛情，我今番來了，見着你，也不算白來了。」王后答道：「你可曉得我爲什麼見你？我看你心裏狂亂的可憐。我看你住在這裏，時刻有性命之憂，也與我的名譽有礙。故此我見你，告訴你，樣樣事體都是叫我們分不叫我們合。不獨是一片大海分隔我們，兩國的王上不對，分隔我們，就是大婚的誓語也分隔我們。萬萬做不到的事體，你還是要做，也是枉然。我今日見你，就是要告訴你。我們從此不能再見面了。」巴金汗答道：「請你只管說，你極甜的聲音，把你的極苦的話，調和了好些。你說誓語是不可犯的。我且問你：上帝造就的兩箇心，要同在一。」



塊的把來分隔了。難道這是可犯的嗎？王后道：爵爺，你忘記了。我從來沒有同你說起愛情來。公爵道：你却也沒同我說你不愛我。你如此說法，是忘恩負義了。你敢說天下人的愛情，還有比得上我的麼？我的愛情，不問長久，不問看見沒看見，也不問有。望。沒。望。都。是。不。變。的。我的愛情，雖然深到如此，只要你偶然看我一眼，或隨便同我說句話，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第一次見你，是在三年前。我愛了你三年了。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你穿的什麼衣服？你要我說給你聽麼？你帶的首飾，你要我數給你聽麼？你當日坐在輦墊上的情景，我還記得清楚。就像是今日纔看見的一樣。你穿的是繡金花銀花的綠緞子衣裳。袖子蓋住絕美的膀子。上面還有光彩射人的金剛鑽。頭上戴的小帽，同你衣服相襯。帽上有雪白的鳥毛。我閉住眼，還是看見的。我開了眼，看見你現在的樣子。比從前却又美過數百倍。王后受了他這一番恭維，說道：這是瘋病。你爲什麼把從前的事，重新又翻起來？豈不是瘋了嗎？公爵道：我活在世上作什麼？別的作不了。只好把舊事來想想。這就是我的快活事。我的至寶。我的

想。望。我。得。着。你。看。我。一。眼。就。如。同。得。了。至。寶。就。把。他。收。藏。在。我。的。心。裏。這。算。是。第。四。次。得。着。了。至。寶。這。四。年。裏。頭。我。只。看。見。你。四。次。第。一。次。我。剛。纔。已。經。說。了。第。二。次。是。在。施。華。洛。夫。人。府。裏。第。三。次。是。在。阿。密。安。花。園。王。后。紅。了。臉。說。道。爵。爺。你。別。說。那。天。晚。上。的。事。了。公。爵。道。你。讓。我。說。說。罷。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一。世。最。快。活。的。時。候。你。還。記。得。那。天。晚。上。天。氣。最。好。風。和。星。朗。那。時。我。獨。自。一。箇。人。同。你。在。那。裏。你。正。要。同。我。說。你。過。的。寂。寞。日。子。並。你。心。裏。的。憂。悶。你。扶。着。我。的。手。我。轉。頭。問。你。的。時。候。你。的。頭。髮。碰。着。我。的。臉。我。渾。身。發。戰。你。那。裏。曉。得。我。那。時。就。如。同。在。天。堂。的。一。樣。我。甯。可。把。功。名。富。貴。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只。要。再。換。得。怎。樣。的。一。晚。我。敢。發。誓。你。那。天。晚。上。戀。愛。我。王。后。道。那。天。晚。上。的。良。辰。美。景。同。你。的。顧。盼。動。人。還。有。數。不。盡。的。許。多。小。事。可。以。叫。女。人。失。了。把。握。的。都。聚。在。我。一。箇。人。身。上。但。是。女。人。把。持。不。住。的。事。王。后。却。是。守。得。穩。的。你。一。開。口。說。愛。情。的。話。我。就。喊。隨。從。的。人。來。同。你。離。開。了。公。爵。道。是。的。不。過。別。人。的。愛。情。是。可。以。消。滅。的。我。的。愛。情。是。不。能。的。你。想。回。來。巴。黎。就。可。以。離。丟。我。

了。你以爲我的君主叫我照管的財寶。我是不能離開的。就是天下的財寶。我都看不上。天下的君王。我也不管過了。八天。我又回來了。你就沒話好說。我是棄了前程。把性命來冒險。特爲來看你。一會。我看見了你。却沒拉手。你看見如此悔過。如此下氣。你就饒恕了我。王后道。不錯的。但是已經有許多謠言。汗蟻。我主教在國王面前。譖我。國王叫我受了許多閒氣。我身邊的人。如施華洛夫人們。都鬪走了。後來你要來法國當公使。王上還不肯。公爵道。因爲王上不肯。我們要同法國開仗。現在我雖然不能見你。你却天天聽見我的消息。你可曉得。我這次爲什麼要同羅諾爾奉耶穌教的人。聯盟起來。出兵攻打拉愛地方。我爲的是要看你。我並不要帶兵到巴黎。不過打完仗。是要講和的。講和要派欽差大臣的。那欽差大臣。就是我。你們却不能。不許我來。我那箇時候。就能見你。就是看見不過一會子。也是快活的。自然因爲這一點。要躓踢幾千人的性命。我可不管。我只要看見你。就是了。你看來。又是要說我。不該說我瘋了。我且問你。天地間還有別的女人。他的情人。有我這樣熱心的。

麼。天。下。間。的。王。后。他。的。臣。子。有。如。我。這。樣。忠。誠。的。麼。王。后。道。爵。爺。爵。爺。你。自。己。辨。護。的。話。都。顯。出。人。家。評。論。你。的。憑。據。你。自。己。表。白。你。的。愛。情。的。證。據。就。是。你。的。罪。案。公。爵。道。那。是。因。爲。你。不。愛。我。的。緣。故。你。若。是。愛。我。自。然。不。怎。麼。想。了。你。若。是。愛。我。我。却。要。樂。死。了。你。剛。纔。說。的。施。華。洛。夫。人。他。的。心。却。沒。你。的。心。很。荷。蘭。愛。他。他。也。愛。荷。蘭。王。后。看。得。公。爵。的。愛。情。太。猛。烈。了。說。道。施。華。洛。夫。人。却。不。是。箇。王。后。公。爵。道。然。則。你。若。不。是。箇。王。后。你。就。可。以。愛。我。了。是。否。如。此。請。你。告。訴。我。原。來。是。因。爲。你。的。位。分。太。尊。崇。了。故。此。待。我。如。此。惡。虐。不。然。你。是。可。以。愛。我。的。謝。謝。你。這。幾。句。極。有。價。值。的。話。幾。百。回。的。感。謝。王。后。道。你。誤。會。了。你。把。我。的。話。解。說。錯。了。我。並。不。是。說……公。爵。攔。住。道。篤。篤。你。不。要。太。很。了。從。夢。中。喊。醒。我。你。告。訴。過。我。說。我。中。了。人。家。的。奸。計。恐。有。性。命。之。憂。却。也。奇。怪。我。近。來。常。作。惡。夢。夢。見。我。自。己。死。了。說。到。這。裏。公。爵。微。笑。臉。上。帶。悽。慘。之。色。王。后。喊。道。天。呀。這。一。喊。却。露。出。一。往。情。深。的。樣。子。來。公。爵。道。我。不。是。說。這。句。話。來。嚇。你。我。是。不。信。神。怪。的。但。是。你。說。的。話。你。所。感。動。我。的。想。望。也。就。可。以。補。

救我所受的苦了。王后道。咳。我也有惡夢。夢中看見你受傷。倒在地。下流血。公爵問道。你夢的。是否我左邊受了刀傷。王后道。是的。左邊受刀傷。誰把我的夢告訴了你。我的夢。惟有在祈禱的時候。告訴上帝。公爵道。你愛我。這就毀了。我不想別的了。王后道。我愛你嗎。我……公爵道。是你愛我。你不愛我。上帝爲什麼把我的夢送給你呢。我們兩箇人。若不是情感相通。怎麼會有同夢呢。我的王后。你是愛我。你替我滴點眼淚。王后喊道。我支不住了。你走開罷。我不曉得我愛你不愛。但是我曉得。我不說謊的。你可憐我。你走罷。你若是因爲我在法國被人謀害。我一生一世不能饒我自己的了。我也要瘋了。走罷。我求你走罷。公爵道。你這樣。真是美麗。我不曉得怎樣愛你。纔是。王后道。我求你走了罷。等有好機會。再來。你再來的時候。做欵差。身邊帶了人保護你。我就不怕你遇險了。我那時一定喜歡見你。公爵道。你說的是真的麼。王后道。真的。公爵道。請你給我點東西。作我們朋友交情的記念。我看那東西。就曉得這件事。不是一場夢。我要你身上戴的東西。戒指、頸圈、鏈子。都好。王后道。我給

了。你就走嗎。公爵道。給了我。我就走。王后道。馬上就走。公爵道。馬上就走。王后道。你離開法國。回去英國。公爵道。我肯發誓。王后道。你等等。說完。走到自己房裏。立刻就回來。拿了一箇紅木盒子。面上有金字。是王后名字頭一字的字母。交與公爵。說道。請你收了。作記念。巴金汗受了。又跪在地下。王后道。你應許我就走的。公爵道。我就走。把你的手給我。我就走。王后伸出手來。閉了眼。一手扶住愛斯狄芬的肩膀。王后心裏着實擾亂。快要暈到了。巴金汗把手在嘴上。很命的親了幾下。站起來。說道。我若是還不死的。話過六箇月。我再來見你。我就是攪到天翻地覆。也要把這件事。做到了。說還費了死力。回轉頭來。走出去了。到了過道。邦那素的女人還在那裏等。他把公爵送了出宮。

第十三回 入獄

再說書中有一箇人。與剛纔的事。很有關係的。就是那房東邦那素。他因爲當日國事上同愛情上祕密的運動。受了許多委曲。那日把他捉了。就送到巴士狄大監。他

進去的時候。看見兩旁的兵。在那裏裝火槍。就害怕的了不得。那些人把他拖到地內一條衙堂。巡警見他。並不是箇闊人。就難爲他起來。過了半點鐘。把他放鬆了。告訴他去過堂。兩箇兵來守住他。領他到一間房。房裏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椅子上坐了一箇巡官。在桌子上忙的寫東西。兩箇兵把他帶到桌子前邊。兩箇兵就出去了。巡官擡頭看他。他看見那巡官。樣子有點可怕。尖鼻子。黃臉皮。顴骨甚高。兩隻小眼睛。看人是不會轉的。神氣極像箇狐狸。那箇頸子又長。伸出頭來。就像箇烏龜出殼。他先問邦那素的名字。年歲。事業。住址。邦那素告訴了他。今年五十一歲。某名某姓。住在福索街十四號。巡官至此。不問了。就訓飭他一番。說你這樣的人。不要混在政事上去。說着。又誇主教的才幹權力。說是大臣中有一無二的人。同他反對。是性命交關的。說完了。兩隻眼只管看邦那素。叫他把自己危險的情形想一想。邦那素果然在那裏想。想起拉波特把乾女兒嫁把他。他的女人入宮當差。拖累了他。他恨的了不得。邦那素是箇極貪極懦極私心的一箇人。雖然是疼他老婆。不過這點

愛情。還抵不過他的天生的下流性質。在那裏想了一會如何對答。便說道。上官。我求你知道我的意思。世界上再沒有第二箇人。比我還領略主教的天生治國的本事。巡官半信半疑的說道。是麼。你既然是這箇意思。爲什麼跑到巴士狄監裏來呢。邦那素道。這箇我不能告訴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曉得是從來沒得罪過主教。就是有。也是無心的。巡官道。你一定是犯了罪。人家告你犯了大逆。故把你捉來的。邦那素幾乎嚇死了。喊道。犯了大逆。我不過是箇賣欄杆的。我最恨的是耶穌教的人。同西班牙人。爲什麼告我大逆。這真是沒有的事。巡官道。邦那素。你不是有箇老婆嗎。答道。有的。現在沒了。一面答。一面打戰。他知道這事體要轉灣了。巡官道。你說沒了。你的老婆那裏去了。答道。被人擄了。巡官道。擄了。邦那素覺得比先前還難受。巡官說道。被人擄了。你可知道誰擄去的。答道。我有點知道這人。問道。那人是誰。答道。上官。你要曉得。我並不知道實在。不過疑心罷了。巡官道。你疑心誰。就告訴我。邦那素到了這裏。却爲難起來。若是推全不曉得。是叫巡官疑他不肯吐實。若是全告訴



了。又怕冒險。巡官却不來疑他。就打定主意。把實情說出來。答道。我疑心是箇貴族模樣。黑臉的人。我常時到宮門外。接我的老婆。我看見這箇人跟了我們好幾次。巡官聽了。有點不舒服。又問道。你曉得那人的名字麼。答道。名字全不曉得。這箇人却認得。就是他夾在一千人隊裏。我也指得出。巡官聽了。縳着眉頭。說道。在一千人隊裏。你還可以認得麼。邦那素知道說錯了。答道。我說的是……巡官攔住道。你說。你可以認得他。這就穀了。今天不必再問了。我還要告訴一箇人。說你認得擔你老婆的人。邦那素急死了。說道。我並沒說我認得是誰。我說的不這樣……巡官不等他說完。喊那兩箇兵道。把犯人領去。一箇問道。關在那裏。巡官道。囚牢裏。又問道。那一箇巡官着急道。隨便那一箇都使得。只要鎖得穩固。邦那素聽了。怕得打戰。歎口氣道。咳。我真是倒運。我的老婆不曉得犯了什麼大罪。拖累我受這箇苦。我看他是什麼都招了。女人心裏弱。沒把握的。關在囚牢。只有一夜工夫。明天不是絞死。就是拿車來裂死。上帝呀。可憐呀。兩箇兵不管他在那裏叫。一人捉着一隻手。把他領走了。

巡官就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去。那天晚上。邦那素一夜沒閉眼。坐了一夜。聽見一點聲響。就跳起來。看見天纔亮。自己就害怕。快要死。聽見有人弄門門的聲音。他又跳起來。以爲是要送他到法場。後來看見是昨天的巡官同一箇官員走來。他看見了。喜歡的了不得。要抱那兩箇官。他們說道。從昨天晚上起。你這件事生出枝節來了。你只好從直說了罷。你都供了。主教的氣也就平了。邦那素答道。我什麼都肯說。只要是我知道的。請你問罷。問道。第一件。你的老婆在那裏。答道。我已經告訴你是被人擄了。那官說道。不錯。但是昨日傍晚五下鐘。你想出了法子。讓他逃走了。邦那素喊道。逃了。這箇不相干的女人。我同你發誓。他若是逃了。却同我沒相干。問道。那天你爲什麼跑到達特安的住處。同他商量了許久。答道。這是有的。我現在曉得不該了。問道。你去做什麼意思。答道。我去求他幫我找老婆。我那時還想我該找他回來了。現在我纔曉得是錯了。請你恕了我的罪罷。問道。達特安同你說些什麼。答道。他應許幫我找。後來我纔知道被他騙了。那官說道。你不要騙我罷。達特安同你約好的。

故此把那些捉你老婆的巡警都打跑了。把你老婆弄走了。現在找不着了。邦那素道。達特安把我的老婆弄走了。你這話怎麼講。那官道。好在我們把達特安也捉在這裏了。你可以同他對質。邦那素道。我倒要看看這箇好朋友的面。巡官喊道。把達特安弄進來。有兩箇兵把阿托士領了進來。巡官問道。達特安。你把昨日你同這箇人交手的事說一遍聽聽。邦那素喊道。這箇並不是達特安。巡官也喊道。怎麼。這箇不是達特安。邦那素道。沒一點兒像達特安。巡官問道。這箇人叫什麼。邦那素道。我不曉得。我不認得這箇人。問道。你不曉得。答道。不曉得。巡官問道。你從前見過他沒有。邦那素道。見是見過的。却不曉得他名字。巡官問那火槍手道。你叫什麼。答道。我叫阿托士。巡官迷糊了。說道。阿托士。是山名。不是人名。阿托士說道。這是我的名。巡官道。但是你說過。你的名字就是達特安。阿托士問道。誰我說的嗎。巡官道。是你說的。阿托士說道。不錯的。你的兵對我說。你就是達特安。我答道。你以為我是的麼。你的兵說。一定是的。我只好不同他們頂。也許是我自己錯了。也不定。巡官怒道。你不

要開頑笑。不要藐視國法。阿托士說道。我一定不。巡官道。你曉得。你就是達特安。阿托士道。你一定是。要怎麼說的。邦那素道。巡官。我告訴你罷。不必再問的了。達特安是我的房客。他雖然還沒給過房錢。因為這事。我是該派認得他的。達特安是箇年輕的人。還不到二十歲。這一位是過了三十歲的了。還有一層。達特安是德西沙部下的兵。這一位是特拉維統領手下的火槍手。你看他的號衣。你看他的號衣。巡官啣咕道。不錯的。說到這裏。忽然門開了。有一箇送信的。把封信交把巡官。巡官看了信。喊道。這箇不得了的女人。邦那素忙問道。你說什麼。你說的是誰。不是說我的老婆。巡官道。說的是他。你這件事。越弄越離奇了。邦那素急的失了魂的。喊道。我請問你。我現在還在監裏。為什麼我老婆做的事體。倒可以把我拖累的更重了。巡官道。他現在做的事體。就是你們兩口子平日弄的詭計。邦那素道。我敢發誓。你疑心我的事。是一點根都沒有。我老婆做的事。我真是全不知道。他犯的罪。同我無干。我就從此。刻起。我休了他。我就咒他。阿托士說道。呼。你除非是要緊的。很要我在這裏。那

就罷了。不然的話。請你讓我走了罷。我不要同你邦那素打交道。巡官道。把這兩箇犯人。都領到囚牢裏。要小心看管好了。阿托士不動神色的說道。若是達特安同這件。事體有相關。我就不懂我爲什麼要替他關監。巡官向那兵說道。聽我分付。這件事不準洩漏。你們聽見沒有。阿托士聳了肩。一語不發。跟那兵走了。邦那素在那裏啼哭叫喊。老虎聽見心也要軟了。邦那素仍舊關在昨日那箇監房。又關了一天。坐在那裏哭。到晚上快九點鐘。正想睡覺。聽見過道有腳步聲。俄而兵進來了。另有一箇巡官跟着。對邦那素說道。你跟我來。邦那素又害怕起來。問道。這是什麼時候。跟你走。你領我到那裏去。巡官道。上司分付。我領到那裏就是那裏。邦那素道。這是所問非所答。巡官道。只好這樣答。邦那素自言自語道。天呀。天呀。這回可是遭了。半迷半醒的。跟了他們出來。到了大門。看見有馬車等候。四箇人守着。把邦那素弄上了車。巡官坐在他身邊。鎖了車門。馬車就走了。邦那素在裏頭什麼也看不見。只看見街邊的路。同兩旁的房子。幸虧他是本地人。看街上的店鋪招牌。他認得是什麼地

方走到聖保羅街。他曉得是箇國事犯的法場。害怕到幾乎暈過去。他想馬車一定停在那裏。後來趕過去。他纔放心再走。一會到了死犯的墳地。他又害怕。一會後來想起殺了頭的犯人。纔埋在這裏。他自己的頭還沒丟。又放心些。等等到了議事局。他以爲沒法子好想了。要在巡官面前。把一切事體先供出來。巡官不理他。他喊起來。喊得可憐見的。巡官怒了。要拿東西塞他的嘴。把他塞死了。巡官怒了他一會。他倒安靜了。再走一會。望見那平常犯人的法場。又害怕起來。離那地方還有半里。聽見許多人聲。那車就停了。他是已經害怕過多次的了。到了這裏。真支不住。微微的喊了一聲。暈倒了。

第十四回 蒙城人

那法場上的許多人。不是來看絞犯人。是來看已經絞死的一箇人。馬車在這裏。不過停了一會。又向前走。到了邦桑方街。在一箇矮門前停住了。那門開了。把邦那素帶了進去。上樓。在前廳等候。邦那素到了這會子。什麼也不曉得。看見聽見的都不

理會。若是趁這箇時候把他殺了。他是不會抗拒的。也不會喊的。他背向牆的坐在椅子上。兩手下垂。等了一會。他擡頭來看。看見並沒眼前的險。坐的椅子極其舒服。牆上是用皮裱的。窗後掛了簾子。用鍍金鏈子鉤起來。看看沒甚可怕。他本來是坐的。後來站起來了。有一箇闊武官。拉開了門簾。同裏間房子的人說話。說完了。跑到那那素跟前來。問道。你就是那那素麼。那那素半死不活。想說不說的。答道。是的那那素。武官站在一邊說道。你進去。那那素向房裏一看。却是間大房子。牆上掛了各種兵器。那時雖是八月。房裏生着火。悶氣得很。中間擺箇方桌。桌上擺些書本。同信件。還一大幅拉羅諧爾的地圖。有箇中等身材。相貌威武的人。站在火前。那箇人的眼光射人。臉長而窄。額高而開揚。三柳鬚。年紀不過三十多歲。頭髮却有變白的意思。雖沒掛劍。却是武官樣子。靴上都是塵土。彷彿是遠行纔到的。看官注意。這箇人就是法國歷史中。最有名的紅衣主教。立殊利。尋常人只當他是箇老弱無能的人。身子伸不直。說話說不響。終天倒在椅子上。運動他的陰謀詭計。弄得一箇歐羅巴洲日

夜不安。這些人却是錯了。著書的人說他的時候。他却不是這樣。這箇主教。正是年力富強的時候。他立的戰功。已經有了好幾次。他的權力。是史書上有一無二的。現在英兵據了拉愛島。主教正在沒法要圍拉羅諧爾。乍然間看。看不出他是箇主教。不認得他的人。是斷猜不出來的。那箇欄杆店的掌櫃。站在門口。不敢進去。房裏那箇人。看了他一眼。彷彿就要看透他心裏的。問道。這就是邦那素麼。武官答道。是的主教道。把書信給我。你先出去罷。那箇武官把桌上的信件。交把主教。鞠躬出去了。邦那素認得他在監裏的口供問答。都記在那信上。主教在那裏看。時時擡頭看邦那素。看了有十分鐘。細細的上下打量了邦那素一會。主教啣咕道。這箇不是反叛的樣子也罷。我看他說什麼。主教大聲慢慢的說道。有人告你謀反大逆呢。邦那素道。爵爺有人告訴過我這話了。但我肯發誓。我是全不曉得。主教忍住微笑。說道。你是同你的老婆。施華洛夫人。巴金汗公爵。同謀叛逆。邦那素道。爵爺那幾箇人的名字。我是聽見過我的老婆說過。主教問道。他說什麼。答道。他說。主教把巴金汗公爵。



騙來巴黎。要害那公爵同王后。主教怒道。他說這話麼。邦那素道。是的。我還勸他。不要說這樣的話。我還說。主教是不……主教攔住他道。你這獸子。不要說了。邦那素道。我的老婆也是這樣說我。主教問道。你曉得誰把你老婆擄了。答道。不曉得。問道。你疑心是誰。答道。我原是有疑心的。不過巡官很不願意我有疑心。我現在沒疑心了。主教道。我聽說你的老婆逃走了。你曉得麼。答道。我不曉得。我到了監裏。纔聽見說的。巡官告訴我的。巡官倒很體貼。主教又忍住微笑。說道。你老婆逃了出來之後。你不曉得他的踪跡麼。答道。不曉得。大約回到羅弗宮去了。主教道。今早一點鐘。他還沒回去。邦那素道。天呀。他到那裏去了。主教道。再等一會。我們就知道了。什麼事都瞞不過主教的。邦那素道。爵爺。你看主教肯把我老婆在什麼地方告訴我麼。主教道。或者可以。但是你先要告訴主教。你的老婆是怎樣同施華洛夫人串謀的。邦那素道。我却從來沒見過施華洛夫人。主教問道。你到宮裏接你的老婆。他可是一直就回家。邦那素答道。一直回家的時候很少。他同別的欄杆雜貨店有交手生意。

我就領他去問道。有交手的店有幾家。答道。有兩家。問道。在那裏。答道。一家在倭基拉街。一家在拉合普街。問道。你同女人到那兩箇店去過麼。答道。我從沒進去。我總在門外等。問道。他總是一箇人進去。是什麼緣故。他告訴過你麼。答道。他從沒說出道理。他叫我等。我就等。主教道。我的好。邦那素。你真是箇肯聽話的男人。邦那素自揣道。他稱呼我邦那素。我是很得法了。主教問道。你還認得這幾箇店麼。答道。認得。問道。你認得門牌的號數麼。答道。認得。問道。什麼門牌。答道。倭基拉街第二十五號。拉哈普街第七十五號。主教說道。很好。伸手拿箇銀手鐘來搖。那武官進來。主教分付道。你去找盧時伏來。倘是已經回來了。就叫他馬上來。武官道。盧時伏伯爵在這裏。要來見大人。此處借用原文 特別稱呼 主教忙說道。請他來。那武官即刻出去了。邦那素聽見武官稱呼那人做大人。他纔曉得是主教。睜大兩隻眼。在那裏驚異。不到五秒鐘。門開了。跑進一箇人。邦那素喊道。就是他。主教問道。你說誰。邦那素道。這就是擄我老婆的人。主教又搖手鐘。那武官又進來。主教道。把犯人交親兵們看管好了。叫他

在那裏等。聽我的信。邦那素喊道。不是的。不是的。我弄錯了。不是他。另是一箇人。不是他。這樣的。這箇人是箇好人。我看得出来。主教喊道。把這獸子弄出去。武官就把邦那素領出來。那纔進來的人。很不耐煩的。把眼跟住邦那素看。等門關了。說道。有人看見他們了。主教問道。誰答道。一男一女。問道。王后公爵麼。答道。是的。問道。看見在那裏。答道。在宮裏。問道。靠得住嗎。答道。靠得住之至。問道。誰告訴你。答道。蘭諾夫人。他是最肯同主教出力的。主教道。他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伯爵道。那事情是這樣的。王后叫瑣吉士夫人同在一屋睡。一直到第二天。都留他在身邊。王后留他是爲的。犯了疑。抑或是偶然的。我就不曉得了。主教道。我們這次又輸了。看看怎麼樣。想箇法子來報仇。伯爵道。我是無不盡力的。你可無疑的。主教問道。你可曉得他們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相會的。答道。夜半後半點鐘。王后身邊的夫人們。還在那裏。又問道。什麼地方。答道。在臥室。主教叫他往下說。伯爵道。有箇人把他侍女的一塊手巾拿進來。主教道。後來怎樣。伯爵道。王后忽然失色。臉色青了。主教道。你說。伯爵道。

王后立起來。聲音打戰的。對夫人們說道。你們在這裏等我。我一會子就回來。開了門。就出去了。主教問道。蘭諾夫人。爲什麼不立刻來報信。伯爵答道。他打算多探些消息。再來。王后是分付過。叫他們等的。他怎好違背他的話。問道。王后走開多久。答道。三刻鐘。問道。有人隨他去麼。答道。只有愛斯狄秀夫人。問道。沒有會完的時候。王后回來過麼。答道。回來一次。拿了一箇上面有名字的盒子。又去了。問道。等到末了。回房的時候。把盒子拿回來沒有。答道。沒有。問道。蘭諾夫人可曉得。盒子裏裝的什麼東西。答道。曉得裝的是。王上給的。金剛鑽扣子。主教問道。王后回來。沒有盒子。伯爵道。是的。問道。蘭諾夫人說那盒子是給了巴金汗了麼。答道。他曉得這是不錯的。問道。他怎樣曉得不錯。答道。蘭諾夫人。是王后的尙衣。第二天故意的在那裏找這箇盒子。找不着。故意在那裏着急。後來就問王后。主教問道。王后怎樣說。伯爵道。王后臉紅了。說是前晚弄壞了一顆。送到首飾店去收拾。主教道。那就應該去首飾店裏打聽。伯爵道。已經打聽過了。主教問道。首飾匠怎麼說。伯爵答道。首飾匠全不曉

得。主教道。盧時伏很好。這件事我們還不算全輸。有這箇波折更好。伯爵道。我是無疑的。主教的本事……主教接住道。可以補救他手下辦事人的錯誤。伯爵道。這正是我要說的話。大人先替我說了。主教問道。你可曉得。現在施華洛夫人同巴金汗在那裏。伯爵道。不曉得。我手下的人都不知道。主教道。我却知道。伯爵道。爵爺知道。主教道。我却猜得着。一箇住在倭基拉街第二十五號。一箇住在拉哈普街第七十五號。伯爵道。你要我去捉他們麼。主教道。太遲了。他們已經走了。伯爵道。我們可以去打聽。主教道。很好。你就帶十箇兵去。把那兩處房搜箇清楚。伯爵一面辭了出來。大人分付。我就去辦。伯爵走了。主教想了一會。第三次搖手鐘。那武官進來。主教道。把犯人領進來。邦那素又進來。主教打箇暗號。武官又出去了。主教嚴詞厲色的說道。你騙了我。邦那素喊道。我騙了大人。主教道。是你騙我。你的女人到那兩條街上去。不是找買欄杆雜貨的。犯人道。上帝在上。他到那裏做什麼。主教道。他去會施華洛夫人同巴金汗。伯爵。邦那素忽然想起來。說道。是的。說的不錯。我還記得我對

老婆說你那欄杆雜貨店好古怪。既沒招牌。又沒名字。老婆只對着我笑。說到這裏。跪在主教面前說道。爵爺你就是天下人皆敬服你的本事的大主教。雖然一箇不相干的賣欄杆的人恭維。是算不了什麼。那主教聽了。心裏却自快樂的。主教忽然又有了主意。微微笑的伸出手來。說道。我的朋友。你起來。你真是箇好人。邦那素叫道。主教同我拉手。這箇闊人同我拉手。還叫我是他的朋友。那主教露出一副慈父的面孔來。他用得着這副面孔的時。他就做得出來。人家不曉得。是無不上當的。他弄出那副面孔。對邦那素說道。不錯的。你是我的朋友。他們誣告了。你是要賠償你的。這裏有一口袋的錢。內裏有一百箇畢士度。你拿了去。饒了我的。不是邦那素以為是開頑笑。幾乎不敢拿。說道。我饒大人麼。你要喜歡。就把我關了監。把酷刑來收拾我。甚至把我絞了。我敢響一句嗎。我怎樣的。饒大人。不是主教道。我的邦那素。我看出來了。你真是箇慷慨人。我還是一樣的謝你。你把口袋拿了去。也許你不說我十分壞了。邦那素道。爵爺我滿意過分了。主教道。請罷。我盼望將來還要會面呢。邦

那素道。大人分付。我常常預備替大人出力。主教道。很好。我常時要見見你。你說的話。很有趣。味。邦那素道。大人太客氣了。主教擺擺手。邦那素鞠躬至地。恭恭敬敬。慢慢退了出來。到了前廳。主教在房裏聽見他在那裏喊大人長壽。主教長壽。主教不禁微笑。自言道。好。這箇人從今以後肯替我死的了。主教回到桌子。細心的看拉羅諧爾地圖。拿管鉛筆畫一條線。就是十八箇月後封海口的一道壩。正在那裏用神的時候。門開了。盧時伏伯爵進來。主教很着急的問道。怎麼樣了。伯爵答道。我打聽得有一箇少年女人。約二十多歲。又有一箇男人。年紀約三十五歲至四十歲的光景。在那裏住了四五天。女人是昨晚走的。男人是今早走的。主教望望鐘。說道。我猜的不錯。恐怕現在追趕他們。是來不及了。那箇夫人現在到了土爾。伯爵到了布朗。我們沒趕上他。他們是已先到倫敦了。伯爵道。大人有什麼分付。主教道。這件事一字不許說。讓王后在那裏妄想。這事沒人知道。叫他好放心。不要叫王后曉得。們知道他的祕密事件。要叫他以爲我們辦別的事。你告訴掌印大臣等。

我伯爵問道。那箇人怎麼打發。主教問道。什麼人。伯爵道。邦那素。主教道。

很好。我打發他去作他自己老婆的偵探。伯爵佩服的很的告辭了出來。主教坐下寫了封信。用自己的印封了。搖鐘喊人。武官進來第四次。主教說道。你叫威安利來。叫他預備出差。等了一會。那人裝束好。進來。預備出遠差。主教道。威安利。你立刻動身。趕快的到倫敦。在路上。一刻也不許耽擱。這封信。你交把密李狄。這一張二百學士度的票子。你去支來用。你若把事情辦得妥。六天打來回。我還賞你二百箇學士度。那箇信差一語不發。拿了信同票子。鞠躬出來。原來主教這封信。說的是。

密李狄。你遇着宮裏頭一次的跳舞會。請你留心看。巴金汗伯爵一定穿一件衣服。上面有十二箇金剛鑽扣子。你要靠緊他。割丟兩箇扣子。割了之後。立刻報信。



